

在公司上班

——新公园做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

赖正哲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信信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遊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摘自白先勇《孽子》，1987，页20

壹、前言乍泄

原名「台北公园」之新公园于1996年2月28日正式更名为凸显浓厚政治色彩之「二二八和平公园」。随着象征抚平历史伤痕的二二八纪念碑、馆相继落成使用，一度曾自台北城市中心点退位的新公园，因着台湾政治权力关系的转换，又再度成为建构新民族国家之重要象征地点。新公园此一复杂且微妙的公共空间自兴筑迄今，一直为社会不同位置之主体借以用来争夺诠释意义，以便做为竞逐、展现、稳固彼此权力关系的政治场域。较之党政势力的活络，做为空间常年活动者、使用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男同志，相对而言则是处于一个始终被消音、忽视且严重污名、被极力打压的受迫害

角色位置。

在以异性恋霸权为价值中心的性偏好环境中，男同志虽为新公园空间活动者，以肉身打造出一方男同志族群之文化圣地，却于同志运动尚未兴起前遭受长久之歧视与排挤，是故，本研究希冀借由对空间活动者之经验调查及分析，使得新公园在做为媒体及同志运动的报导与诉求时，能真正跳脱「泛性化」/「去性化」的两极吊诡圈套。本论文共访谈三十三位男同志，研究方向以四十年来在新公园活动之男同志为研究及发言主体，其活动经验则为研究课题，口述新公园男同志历史为分析文本，以探讨男同志族群于新公园地景空间演出之情欲行为模式为何？颠覆了那些空间上之正式意义？男同志族群如何于此一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公领域空间上实践其个人私领域之情欲流动人际关系？

贰、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论文以深入访谈及环境行为观察为研究方法。调查期间研究者并参与新公园口述历史小组，于新公园内进行六十三份量化问卷之填写，访问地点区分成田野基地内及田野现场外两大部分。量化问卷于新公园内实地随机抽样，深入访谈则于新公园外实施。由于访谈的内容部分涉及个人隐私问题，受访者遭遇难以启齿不愿陈述之状况，因此形成有效个案在比例上与研究者多为熟络关系者。同时，为了铺陈出新公园男同志活动经验历史，在访谈者背景选择性上，约略做了老、中、青三代及不同职业阶级之社经分配设计，文中共采用了三十三个个案做为分析。

研究者寻求受访个案时，在新公园现场活动之男同志面对研究者突如其来的采访，多存性向身分担心曝光之虑而一概拒绝量化问卷外之深入访谈，本应于新公园内直接找寻受访对象之调查方法，于现实条件着实无法配合因素下不得被迫放弃。研究新公园之男同志活动经验最终却无法于基地空间内寻求到活动中之受访者现

象，反映出的正是严密谨慎之异性恋父权结构社会对于同性恋此等异端情欲的层层监控无所不在，使得男同志即使在自己熟悉的活动中，却反而更加焦虑被偷窥及害怕现身之事实。

由于取消了在基地现场寻求活动者的访谈方式，研究者乃经由下列六种途径找到本研究中不同社经阶级之所有访谈对象，分别为：一、熟识及转介十八位——经由同学、学弟、朋友访谈后再转介其他友人。二、同志运动界成员三位——为参与1996年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的成员。三、学校同志社团成员三位——为参与PLAGE同志社团、台湾同志研究学会的成员。四、登报寻人获得回应六位——回应刊登于《破周报》之同志征友栏者¹。五、男同志酒吧客人二位——经由酒吧老板介绍等等。六、电脑网友一位——在电脑网路贴布告找到之访谈对象。本研究由上述六种管道共寻得三十三位有效受访个案。（详见附录「新公园男同志访谈名单」）

本研究访谈方式分为质化研究的深入访谈及量化问卷访谈两大项次。深入访谈部分因应受访者与研究者间熟识之关系程度，及多数受访者担心曝光等隐私性问题需要，共采用了「个人专访」、「座谈访问」以及「电话访谈」等三种不同方式进行访问。量化问卷访谈则由研究者与「新公园口述历史小组」共同于1996年4月4日及5日两日，对当时在新公园现场活动之男同志进行问卷访谈填写。

参、集体记忆、空间拼贴

本节以拼贴（collage）的手法，再现（representation）世代男同志于不同年代中之活动空间集体记忆。基于事物是可被复制、事件是可被支解、并置或切断的观点，文本采取零星、片断、拼贴式的空间认知方法，企图描绘建构出四十年来新公园男同志的活动空

¹ 《破报》的同志征友栏相较于主流的同志杂志如《热爱》，在通讯上有较多直接刊登联络电话的现象，因此研究者选择此报，刊上住处电话，方便迅速联络访问。

间轮廓，期望呈现男同志于公共空间中创造之情欲异类场域的意义与面貌。

拼贴五〇年代——公司故事的开始

无论是从白先勇《孽子》建构的「同志国度」中推算新公园内主要活动人物杨教头等老一辈祖师爷级男同志开始于新公园的活动年代²；或从访谈Gay Bar老板赵妈生前对早期台湾男同志圈生态了若指掌、如数家珍的口述资料中证实——新公园做为台湾男同志之公共空间活动地点至少肯定有四十年，甚或推断应早在国民政府播迁来台之民国三十八年即已存在历史。因此，拼贴新公园男同志之空间集体记忆应追溯到民国三十八年之前的夜晚。

一、民国三十八年之前的夜晚——

（赵妈叙述）新公园最早有同志来活动应该是民国四十几年时就开始了吧！而且我想应该追溯到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就有了！因为每个大都市的公园多半都是同志聚会的地方嘛！所以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四十几年了！

赵妈于十七岁时，即民国四十八年，进入新公园活动，就个人之经验而言已长达三十八年之久。他认为世界上几个大都市公园多半亦皆为同志聚会的场所，因此台湾男同志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之前就已经进入新公园中进行活动应并不足以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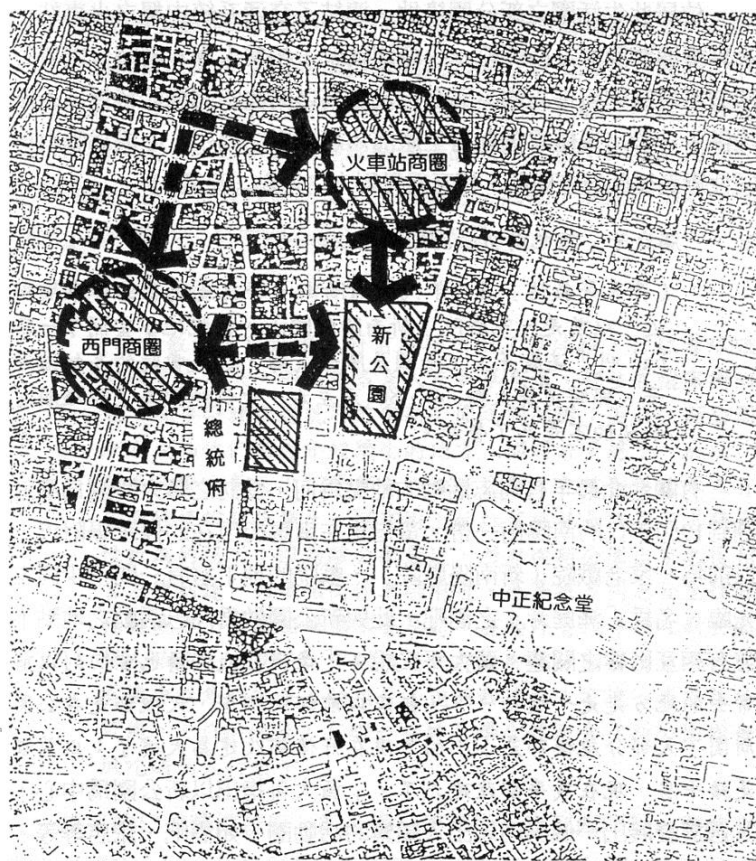
二、交通、商业中枢及社会控制之说——

（张力叙述）那时计程车刚开始启蒙，还是从六块钱起跳，三轮车已经淘汰了。唯一方便搭乘的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那时公共汽车之共通点就是不论起点或终点都是在台北

² 「孽子」中，阿青被学校勒令退学的布告日期为民国五十九年，因此故事背景为民国五十九年的新公园。而作者描述五年、十年、十年、二十年前失踪的新公园活动者，有时会突然重返此一黑暗王国。如此推算，至少于民国三十九年时，即有男同性恋者于新公园内活动；距今有四十七年的历史。

火車站，不管你住哪里、在哪里都可以坐公車到火車站。而且那時候最熱鬧的就是西門町，大伙要約會或見個面，只有台北火車站最方便。可是火車站整天人來人往，大家於是開始想是不是能找個可以相約見面又可以聊天的地方；由於地利之便，近在咫尺的新公園不就是最好的了。也就因此，新公園便從那時候變成今天大家看到的樣子。

圖 1—新公園、西門商圈與火車站關係圖



1950 和 1960 年代国府迁台初期，台湾经济状况贫瘠，可供民众消费娱乐之场所有限。如张力所述，当时计程车刚刚被开发使用，乘坐者少，过往为大众惯常搭乘之三轮车正处于渐渐被淘汰之命运；公共汽车取而代之成为唯一较为便捷之交通工具，其特点为起点或终点皆以台北火车站为汇集中心。而 1980 年代台北商业重心未东移之前，西门町为商业活动最热闹地带，如此因地利之便，民众约会几乎皆以台北火车站为见面之地点。

位居此生活圈之新公园绿地，连结了交通系统中枢之火车站、及繁华消费商家之西门町，平时即汇聚了相当人潮。同时，因新公园勿需付费即可进入园，又有可及性高之开放空间机能特性，不仅提供了一般市民做为劳动再生产前休憩抚慰之场所，亦成为吸引男同性恋者彼此寻求慰借、相互看见对方之地点（见图1）。

三、「满庭芳」酒吧与新公园关系之说——

（黄大哥叙述）五〇年代的南阳街一带就是现在的停车场附近，以前是一家戏院〔新南阳戏院〕，戏院地下室开了一家 bar 叫「满庭芳」，老板是陈姓夫妇，都是当时的高知识份子。那时消费大概 50、80 元左右，他们纯粹为了认识朋友而开的不是为了营利。

有关台北最早有同志活动的地点为何，受访之黄大哥认为应追溯到1960年代的南阳街一带。黄指出在南阳街现在的停车场附近，以前为一家老戏院（新南阳戏院），戏院的地下室有一间不少同志光临、名为「满庭芳」之酒吧，此与新公园做为同志活动之地点不无有相互影响之关连。黄大哥又说：「像现在我偶尔也会回到以前常去的地方走走，怀念一下。饭店以前都叫旅店，大概都是在公园周围，大部分规模都是小小的，现在好像都改建为大楼了；以前都是矮平房，现在几乎都改建光了。」黄大哥指出以新公园为中心，其周遭发展出一个男同志出入频繁的活动圈，如酒吧、旅店等等。虽然这些空间并非标示以服务男同志为经营消费对象，但男同志以实际行动，将新公园腹地四周塑造成极具男同志活动氛围之异端

四、「马德里」咖啡厅与「新南阳」戏院之说——

（张扬叙述）以前南阳街上有家「马德里」咖啡厅装潢蛮不错的，又因为离新公园近的关系，里头有许多消费的男同志。而同条街上的「新南阳」戏院则应该算是红楼戏院的前身，因为当初男同志都是在这里头活动，是之后「新南阳」拆除才移师「红楼」。

「新南阳」戏院为1960年代男同性恋者聚集活动相当重要的地点之一，而经营于此街上的马德里餐厅则因邻近新公园且空间设计独具特色之故，同样吸引不少男同性恋者前往消费光顾。因此，1960年代的南阳街上，因新公园地缘关系之故而与其相生相随之男同志活动地点，至少有黄大哥所指之「满庭芳」酒吧、张扬所指之「马德里」咖啡厅及「新南阳」戏院等三处空间。

五、三军球场之说——

（雄哥叙述）以前总统府前广场叫做三军球场，打球看球吸引很多人前来。那时许多军人皆为单身汉，都住在怀宁街附近，没事时就在总统府前与新公园之间闲逛；因此，新公园渐渐成为他们邂逅年轻学生的地方。那时许多建中、成功、开南的学生每天上下学都会行经新公园，也就和这些军人有了同性情谊关系发生。怀宁街上的红叶旅社是许多同志发生性行为的场所；因为离公园最近，所以从新公园出来之后相当方便到达。而峨嵋街停车场附近，也是很多同志发生性关系的地方。当时相机还不普及时，有些外省人专门在新公园帮人拍照〔《孽子》中开相馆之郭老即为一例〕，当然也就有机会收集到很多人的相片，进而和这些人有进一步交往的可能。七〇年代后，有时一些帅哥学生甚至会在新公园内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

雄哥的口述将总统府、新公园、怀宁街一直到西门町一带的空间地缘关系，结合活动群体的行经路程，作了清楚交代。三军球场的活动据点使得每日必经新公园路程的建中等校男学生，与居住于

此附近之单身军人，有了特殊之同性情欲互动关系，属于早期新公园中的主要活动者。这些群体的活动交集以新公园为主要地点，亦造成往后新公园成为男同志活动空间的滥觞。新公园内的照相师更因其掌握了相片留影档案，与年轻俊美男同志认识、交往，进而开启《孽子》书中「青春鸟集」传诵一时的唯美浪漫传说。

六、在白色恐怖的年代——

（张力叙述）在以前那个年代，社会大众不知道有男同性恋在新公园的事，那时候三人成行就成聚会团体，没有名目就抓起来了。白色恐怖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对这种同性恋行为有几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变态，而且是不可赦的。

张力指出在民国五〇年的威权白色恐怖年代，三人成行就会被视为聚会团体，不需任何名目即会被刑求；再加上当时社会对同志的无知与禁忌，因此关于新公园男同志间之集结活动，圈内虽彼此心知肚明，却都只可为而绝不可言之。而在原本同性恋已被严重污名的情况下，处于得以乱贴标签罪名的白色恐怖年代里，同性恋者身份更成为一个理所当然、不须任何原因即能被擒拿加害的对象。「男同志在一个暂时挪用的空间里，时时要防备正式空间管制者收回场地、清除邪痞、污秽与异端的行动，正式的国家对于此黑夜国度，意图恢复主流之正当空间意义，而惯常加诸净化的暴力」（王志弘，1996）。

拼贴六〇年代——莲花池的两种空间面貌

由受访者口述历史显示，从1950年代开始至今，新公园男同志活动者即含括了老少不同年龄、种族、省籍、职业阶层份子，而公园内之活动时间则约略从华灯初上的六、七点起至午夜凌晨时分左右止。四十年来因新公园之建筑地景改造，社会环境对同志议题接受程度之改变，显着影响了男同志驻足聚点之迁移，造成不同世代男同志各自有其表征之差异空间意义地点。此处由《孽子》中让诸

多男同志产生无限空间想像之莲花池景点开始说起。

一、在那莲花池畔——

（张力叙述）男同志最先开始就是在莲花池畔聚集，不过因为这中间发生过一些事情。警察在抓、在赶，一到了晚上警察就站着不准这些人进来，慢慢的为什么会从莲花池延伸到树林里面，就是在经过驱除后须要换地方，后来才变到今天的树林里面去。

张力指出原先新公园男同志的活动空间即为白先勇《孽子》笔下着墨最多的莲花池景点。因园内发生诸多事件，警察临检次数便较以往更勤更密，加上园内不时有不良份子于其中勒索找麻烦，引起警方强势驱逐男同志，采定点站岗不准同志入园活动的严厉管制措施，使得男同志被迫须四处流窜，而后躲入隐密阴暗的树林里。莲花池从早期至今一直为男同志之最爱，一方面固然受《孽子》生动描述而后产生想像认同所影响；而其在尚未变更成为现今一阁四亭之前的不规则自然空间形态及园林风格设计，更是吸引当初男同志性恋者喜爱聚集的原因之一。

二、一阁四亭的兴建——

（赵妈叙述）一阁四亭本来是个池塘，栽满了莲花，石头是高高低低、错错落落，我们都可以欣赏里面的荷花、荷叶啊！后来不晓得哪位仁兄的主意？就把它全部的拆掉，然后盖了几个亭子，非常不协调。现在哪有荷花呢？只能根据它的死水而已。那个形态就是不规则的，就像那个植物园那样的感觉，荷花秋天的时候，一朵一朵是粉红色的，荷花的荷叶一片片好好看，下雨的时候，你就可以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一个一个珠子，可以让你产生很多幻想。那今天所谓莲花池，他哪有荷花啊？连一条鱼都没有？

台北市政府于1963年兴筑之中国官方式的起翘琉璃屋檐一阁四亭之前，在老一辈男同志的心目中，莲花池有如中国山水画般的飘渺诗画意境。赵妈所述现今的五亭池原为栽满荷花之不规则曲形大池塘，有着浓厚园林景观意象之高低错落石头配置，为当时男同志

偏颇喜爱、认同的活动地点。

过去美丽脱俗的莲花记忆与现今庸俗的亭阁相对立，是以男同性恋次文化的角度解构国民党政权欲塑造之中华国族神话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拒绝被磨灭、不断被传诵的记忆，瓦解了新公园里这个意欲涂抹殖民痕迹，营造中华道统的象征空间的神圣性。黑夜浮现的同性恋国度，以其情欲饱满的传说，浸润软化了白昼里彰显国家统治之正当性的空间（王志弘，1996）。

三、制高点与便于逃遁之莲花池区——

（赵妈叙述）以前同志活动的范围比较固定的地方像是荷花池和博物馆后的日晷仪，附近很多椰子树也都有人。另外像现今捷运站这里也蛮热闹的，常常因为很黑，我们总是怕曝光。黑黑的可以你看不清我、我看不清你，有一种很神秘感。

莲花池为新公园男同志活动发源地之明显标的物，抬高两阶梯的设计对于无高低起伏变化之公园景观而言，形成一个于活动时视野辽阔，得以掌控空间全局之制高点。新公园东北方被公园路、襄阳路两条大马路包夹而出的地带，在公园围栏边界外就是入夜后有等公车人群伫立、较具人气之人车街道，茂密的植栽则适度遮挡围栏外偷窥的视线眼光，使得新公园内若有突发状况发生时（如警察临检、恐同者暴力行为），男同志能借由新公园「同性恋国度」迅速转入公园外人行道之「异性恋国度」，而身份上也能迅速由原本备受歧视的同性恋者转化为享受空间权利优势的异性恋者。

四、情欲流动之拱桥——

（赵妈叙述）池塘这个桥本来是没有石阶的，就是光溜溜的这么一个桥。你上去以后就会滑下来，后来可能很多人摔到池子里头，就改成石阶了。改成阶梯也是很大的错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这样一个桥呢？就是要给你一个趣味，你上不去；要你拉我、我拉你哎喔！那种感觉。可是他把它改掉之后就没意思了啊！那何必盖个桥干什么？

日式池塘为日据时期具强烈日本文化象征之景园风格色彩，以

彰显殖民政权之正当性，却被男同志用来嘻闹成为情欲流动之最佳活动地点。原无任何石阶设计之「乌龟桥」³在天雨桥滑之际，男同志若行经此地，彼此即借故互助拉拔上桥，充分享受空间中情欲流动之设计趣味。男同志将无扶手无台阶之桥面设计，于天雨桥滑时之特质，适当转换成表达暧昧情欲的空间，使得情欲活动与空间地景设施巧妙的结合为一。而后拱桥加上石阶及两旁扶手之石砌片护栏，赵妈认为即失去了原桥形可供愉悦/踰越之趣味性。「不管博物馆柱廊或日式池塘拱桥，在男同志庶民的使用与意义赋予上，虽然不直接与堂皇的国家象征空间之营造抵触或对抗，却有由于挪用和转换而产生的偏离和不协调的效果，进而可以解读为对于严肃之正式意义的颠覆」（王志弘，1996）。

拼贴七〇年代

一、围墙兴建、拆除与常德街的浮现

台湾光复后，新公园的外围仅以竹篱笆横向排列，并以铁丝网绑成（汪滢等，1996），当时并无厚重包被界定空间的围墙。1960年代则已见界定出内外空间之混凝土围墙，其所具有的保护功能⁴使得男同志的活动范围扩大蔓延至儿童游乐园、孔子像等公车附近一带。而后混凝土围墙被拆除，加设安装了至目前仍在使用之视觉穿透性大的铁栏杆。自从兴筑围墙后亦一并执行深夜十二点过后不准游客入园之门禁管制，园内员警会配合播音器放送宣导，开始实施驱逐游客行动。部分于此时间内仍结识不到心仪朋友的男同志们因此被迫移至与新公园仅公园路一路之隔，旧台大医院前之常德街，继续进行活动。然而对同志活动空间的逼迫紧缩未尝稍止，1997年7

³ 日据时期所兴建之池塘拱桥，原无现今加装之石砌护栏及台阶设计，光滑的桥面造型如同乌龟背一般，因此被称呼为「乌龟桥」。

⁴ 受访的男同志表示，围墙之兴筑使得其于园内的活动不致于被外界窥看而产生不安安全感，有一种被保护的作用。

月30日乃发生大开民主倒车、藐视同志基本人权的「常德街事件」。以下进一步探讨黑街作为同志互动空间的渐次浮现及其发展历史。

1. 没有围墙的新公园——

(赵妈叙述)那时候交通比较不容易,尤其你去一趟新公园通常是早早去早早就走了,不敢待太久。老实讲,那时候并不是像现在灯那么亮,连围墙都没有,就是很自然这样,不过就是少了一点人气。

赵妈的访谈指出,新公园本来是没有围墙的活动空间,是一个相当自然的环境。不过由此却不难理解,就当时的交通系统不便捷,加上国府来台初期社会高度警戒的管制状态,「去一趟新公园通常是早早去早早就走了,不敢待太久」的情况下;与其说新公园当时并没有围墙,倒不如说监控管理的国家机器其实是兴筑一道看不见隐形的围墙在这个城市、国家土地之上,整个人民行动自由皆受制于国家管理者之掌控范围内,因此公园围墙兴不兴筑显得多余。

2. 新公园少年杀人事件——

独身男子身中六刀,倒毙新公园内,警方全面清查不良份子(联合报,1975.2.28)。北市新公园内,昨又传凶杀案,一男子被刺六刃重伤(中央日报,1975.3.2)。新公园白吉德命案,涉及廖姓青年可能与另三件凶案有关,八号分机昨发通令查缉(联合报,1975.3.3)。新公园凶杀案已现端倪。侦办北市新公园命案,警方积极查寻一名廖姓男子。(中央日报,1975.3.4)新公园命案凶嫌廖仙忠,昨在三重被捕,供认另五件凶案是他一人所为(中央日报,1975.3.6)。新公园命案侦破,凶嫌廖仙忠被捕,坦承杀害白吉德及萧某等人,供述行凶动机为了报复受辱。变态性行为作祟,导致报复的行动,新公园内命案凶嫌供出真相,不幸失足断送了前途(联合报,1975.3.6)。

1975年2月26日深夜,二十二岁之廖仙忠将五十六岁山东省籍的白吉德刺杀致死,死者尸体被发现于新公园大门右侧厕所边,后连续数日,歹徒陆续行凶,除白吉德因身中六处刀伤流血过多死亡以

外，而后共五人遭致杀伤。由1975年2月28日至3月6日联合报与中央日报之报导显示，媒体将新公园少年廖仙忠拿中华商场所购买的童军刀杀死白吉德、刺伤李某、萧某、张某、梁某、高某等人事件，归究于行凶动机乃为了「报复受辱」，最终乃是「变态性行为」作祟所导致之报复的行动，明显反映当时社会媒体将同性恋者之行为刻板化为变态、不正常之不公现象。

（张力叙述）以前根本没有黑街，因为这中间发生过一些事情，例如杀人的事情等等，后来公园的围墙兴筑起来，公园到十二点钟就关起门了，男同志没地方可以去，才会到黑街去，因此黑街就这么出来了。其实这批人老实讲还蛮可怜的，虽然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但是警察赶你，不良少年来威胁恐吓你、骗你。有段时间新公园发生一次惊悚的少年杀人事件，因有个男孩子从南部来找工作，他到台北车站碰到一个老头，老头把他给骗了以后，又介绍给他其它朋友玩。后来少年就将老头先杀死，再拿刀于新公园把他的朋友给一一杀伤了。结果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在新公园内，警察只要看你像个「兔子」样，就会不需任何理由地请你去局里关几天。

就历经此新闻事件阶段之受访者张力口述资料表示，新公园少年杀人事件与围墙之兴筑与改变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存在；即杀人事件的发生使得围墙成为一个方便管制掌控的建筑形式。杀人事件之导火线引爆出公权力对于弱势族群的欺压，公共空间中对男同志自由活动行为之强硬管制。

3. 男同志最后一块剩地——

（Bruce 叙述）与其问同志为什么要去黑街聚集？还不如问说为什么其他人不去那个地方？是不是其他人有太多地方可去？异性恋者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了！而同志必须被压缩到只有晚上，只有十二点之后才能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来活动。当我们被压缩、挤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警察来骚扰我们？这是令人非常不满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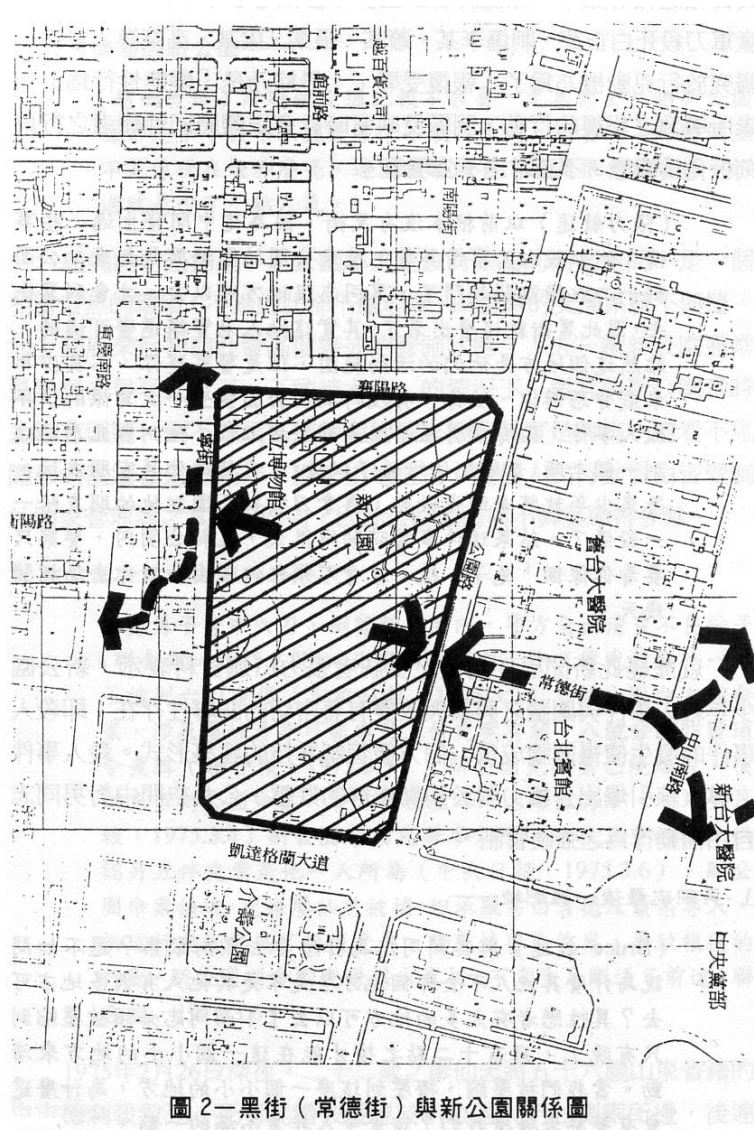


圖 2—黑街（常德街）與新公園關係圖

常德街此条全台北最短的街（见图2）于入夜后灯光照明昏暗，阒暗树荫遮蔽。隐翳黑暗夜色中，同志们一个个延着医院前低矮水泥栏杆排排而坐，诡异气氛弥漫着如同某电影阻街情节画面般，因此又被同志们翻转调侃戏称为「黑街」或「汉诺瓦街」。由身为黑街活动者之一的Bruce叙述中不难了解，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空间资源分配明显不公的事实。异性恋者借由象征国家公权力的警察一步步来驱离位居弱勢的男同性恋者，使其在新公园关门之后得以活动的最后一块剩地都在所难保。新公园做为一个情欲空间，确实呈现了空间的性别区隔：异男有白天与晚上的使用权，异女只有白天的使用权，同男只有夜晚的使用权，而同女则白天、晚上皆无使用权（张小虹，1996b）。

4. 黑街上的开车族——

凌晨时分之常德街男同志人口除了一些从新公园而来之男同志原班人马外，另又加入自GAY BAR结束消费而来之人潮，1980年代起有现身曝光之忌的政坛影视名流、或某些故意炫耀身份阶级的开车族，也会再加入其中（新公园口述历史小组，1997a）。

（克雷门叙述）黑街这边是一些晚上不敢在公园现身的同志来的地方，开车变成他们活动的一个方式。他们之所以不方便在公园现身，是因为公园空间毕竟还是跟外面阻绝了，因为树林、围墙，一进入公园就像被贴标签，所以他们利用自用汽车作遮蔽物，这是跟公园活动最大之不同点。

男同志于深夜之黑街缓缓行驶具「观看目标 / 邀请入座」的自用汽车，充分利用汽车空间得以掌控的特性，在已无围墙界线的公共街道上，自我围出一个包被、安全环境。除上述功能外，那些无法于众所皆知的新公园男同志活动夜晚出现、有现身曝光问题却又想钓人的政界影坛名人，也得以充分利用自用汽车遮蔽又快速移动的狭小空间来进行其情欲探险。黑街与新公园相比较下，新公园为一封闭空间，而黑街则呈现了完全开放无阻碍的道路形式；新公园属于较静态型的空间钓人方式，而黑街则提供了动态性的钓人互动

效果。黑街的单行道行驶设计更使钓鱼人者得以在空间上借绕街廓的方式，让驾车之男同志有了不断来回于街道找寻目标的另类活动方式，此亦造成黑街人口高流动的活动特性。

5. 一九九七常德街事件——

(Bruce 叙述)七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到常德街去晃，我被警方临检到，两位警察的态度非常的恶劣，我的证件给他看了之后，他说这边以后过了十二点都不准来。我理直气壮地问警察为什么不可以来？警察的回答就是：「不可以来！他们会持续临检，这边是博爱特区，治安不太好，以后不可以就是了！你没看到，我们来这边巡查之后都没有人了吗？赶快回去。再来的话就要带去警察局拍照，并通知家长领回。」

1997年7月27日Bruce于常德街受到警察态度恶劣的盘查临检，愤而投书中国时报，此举引发震惊男同志圈的「常德街事件」。刑警以经常性的临检手法清除男同志于常德街上的活动，如Bruce所叙述的，警察说「你没看到我们来这边巡查之后都没有人了吗？」即意图明显地表示，要将男同志所能活动的最后一块剩地完全净化扫除干净，宣告治安恶化的新白色恐怖行动年代来临。

6. 未来围墙的拆除——

(克雷门叙述)围墙拆除是没有被保护的感觉，新公园之所以会形成大家喜欢聚集的地方，多少原因是围墙阻隔跟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另外一种同志聚集的专属地方。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情侣来到这边使用，但是围墙被拆掉的话，被保护的感觉消失，应该会变成比较没有安全感。

1996年台北市政府决定进行市内所有公园围墙的拆除工作，克雷门所持之观点认为实质的围墙设施界定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世界，在同性恋者仍被社会严重歧视的情况下，男同志的活动空间是需要被保护的，如此，个人的隐密性才得以维持。如果新公园做阻绝防线的围墙有朝一日被拆除，那么其实等同于将同志国度的活动人口，毫无遮挡地完全暴露于占有强权之既得利益者异性恋眼前，

二、Gay Bar对新公园活动之影响

公园、男同志之酒吧及三温暖，被台湾男同圈并列为三大主要活动空间，原因不外乎此三大地点较之其它男同志活动空间，更能满足男同志之情欲功能需求，可谓汇集最多男同志活动族群的空间所在。因此，此三大地点因应全省不同的城市民情风格，也以差异很大的风貌设计于1970年代后开始出现于台湾县市各地：如台北1970年代形成台湾首间男同志酒吧——「香槟酒吧」；1980年代正式经营的第一间男同志三温暖——「百乐池」。随着社会消费形态观念的改变，男同志酒吧及三温暖空间的出现明显影响男同志圈的活动方式，不喜爱至户外公共空间抛头露面进行结识朋友的男同志有了另类活动的选择机会。

（豆豆叙述）公司男同志在周末的时候穿着上会较为时髦些，因为他们的下一「去义丫」就是要去 Bar 玩；周一至周四在穿着上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时髦。公司因为学生居多，学生在经济上有问题，所以穿着会偏向简单朴素一点，除非是有人专程要去 Bar 玩，不然不可能全身名牌去逛公司。台湾的人喜欢穿着清纯简单像牛仔裤那一类型的人，因此大家也会刻意清纯的打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公司是唯一会受天气、天候影响人数活动的地方，其他室内的空间则是越下雨越好，人会越多，大家通通会挤来。

豆豆说明了男同志族群间因服饰打扮的不同，区分出不同空间的活动者。新公园的男同志因以学生社群居多，且在户外绿地环境，所以以清纯简单如牛仔裤打扮为主，穿着类型象征年轻、较单纯的感觉，是在新公园里比较受欢迎的对象。而在 gay bar 中五光十色的酒吧活动空间氛围不同，强调流行时髦新潮者则较会受到注目。服饰于是成为辨识活动于不同空间中之群体的方式之一。当然，这些群体在空间使用上也可能仍有相当程度之重迭性，如豆豆所述，去完新公园后再去酒吧消费，大有人在。而当男同志结束酒吧活动后，

亦可能有一部份人潮会回到黑街上活动，新公园因此同时扮演了承续空间活动之串连角色，为前往男同志酒吧之前及之后聚会的地点。

拼贴八〇年代——男同志三温暖对新公园活动之影响

（赵妈叙述）新公园有很多是外县市朋友上来的，从车站过来的。一定要去公园逛一逛的啊！那我几个朋友从香港来，第一站就是公园走一走，然后完了之后再去酒吧喝酒，然后完了之后去三温暖洗澡，就是三部曲，「火炬三部曲」。

1980年代中期台北市商业中心东迁，使得新公园逐渐自都市的中心点上退位，该时期男同志圈也出现另一形态的活动空间。受访者光泰指出第一家主要以男同性恋者为消费诉求对象的三温暖——「百乐池」于台北中山堂附近巷内地下室正式营业，男同志夜晚活动除了新公园、酒吧之外又有了更多样化之选择。由于新公园的活动结束时间相对于其他私人消费性空间要来得早，所以新公园便扮演起男同志们去gay bar、三温暖之前的聚会碰面地点，一个入夜后男同志活动旅程的暖身首站。若是同一天夜里赶赴了新公园—gay bar—三温暖，则被称为「火炬三部曲」⁵。

拼贴九〇年代

一、捷运施工是公司的「黑暗期」？

新公园迈入1990年代，因配合台北市的重大交通建设，公园路边界区域完全陷入施工围篱架设暗淡无光的空间黑暗期，男同志于公园内之活动生态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男同志的活动路径范围也

⁵ 西洋电影「火炬三部曲」描述一位职业为扮装皇后的男同性恋者的一生，其生命中经历三个不同的伴侣，故称三部曲。当同志电影尚未在台湾尚未盛行播放前，此片堪称是早期相当受到台湾男同志喜爱的影片，所以族群将其电影片名引述为男同志于一天之内去了三个不同的男同志聚集活动空间。

被迫强行改变。将来捷运通车后，新公园成为一转换接驳站，空间的活动使用状态将可能转变为完全开放状态。以下讨论男同志面临公司「黑暗期」与未来即将改变之使用环境时的反应态度。

1. 情人座椅，再见！——

（赵妈叙述）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开了一条很亮很亮的路了，所以景观已经完全的改掉了！现在朋友都移到「TAIPEI」剪树这个地方来了，因捷运开始动工，我们已经移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隐密，加上「TAIPEI」树蛮高的，比一个人还高，然后可以在里面交朋友啊！可以聊天啊！博物馆后面的洗手间，也是一个最早的聚点。

1990年代初捷运台大医院站开始于新公园之公园路边界上进行长达近三年之久的施工期。捷运工程的施工如赵妈所述，破坏了原先同性恋国度与异性恋世界的空间围墙界线；原本喜爱于围墙边界情人座椅附近活动的男同志，于面临施工的景观破坏的情况下，只好逼迫驱离集中至TAIPEI剪树一带。而令人惋惜的是捷运施工之后，临公园路受男同志喜爱的椰子树植栽、情人座椅在施工完成后厄运难逃，完全消失无踪。

2. 怀宁街、新黑街——

于捷运建设之交通黑暗期期间，新公园临公园路边界的空间及常德街都因为施工围篱及工寮架设，使得男同志长达两年无法使用，原黑街之男同志人口此时被迫移至新公园西向之怀宁街继续活动。

（克雷门叙述）捷运施工之故，同志转移至怀宁街以及衡阳路巷弄里。但捷运完成，常德街又成为以车子钓人的来往通道，所以有同志从怀宁街移回来，但还是有人停留在怀宁街，空间被一分为二。因怀宁街一侧紧接公园，另一侧接衡阳路，那一带有商店及住家，使用上与这边完全不一样。台大对面一个行政机关〔台北宾馆〕，它有一面很长的围墙，这是与怀宁街完全不一样的使用方式。因这边没商业行为，所以在这边经过的人应该绝大多数是同志。因红砖道紧接的就是街道，没有像怀宁街还有停车及停车场设施，让它跟街道的感

觉比较没那么直接。常德街的感觉是，在红砖道及街道的感觉是比较直接的，在使用上来讲也比较有趣味性，比较好玩。

街道空间形式的差异，使得男同志在活动的空间上也有了不同的应用方式。男同志由原先驻足之常德街移动至怀宁街，其活动状况，依克雷门之叙述，概略作以下几点分析：1. 怀宁街方向因再过去之西门町一带有商业行为，因此经过此街的路人无法完全肯定为同志，但常德街的情况则正好相反。2. 阴暗之怀宁街巷弄停车场提供男同志得以发生关系之处，常德街则无。

3. 关于未来的通车——

未来台大医院站捷运通车之后，每日至少固定会有三、四万人潮穿越新公园，造成园内空间使用人数暴增，东西向步道因此将公园截断成两大区块，但受访之男同志多数对此有相当乐观的看法：

（小荣叙述）将来捷运通车，我想来此的同志应该会更多才，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又多了一项来公司的车种选择。新公园成为捷运路线的总转换接驳点，相信很多同志就可以搭乘捷运来，不也就是说，以后大家来新公园就会更加方便了？毕竟这里是同志们喜爱聚集的地方，就算有什么改变，总会有办法来适应它。说到新公园，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有同志在这儿活动的事实，一百个人之中也许只有两、三个人不晓得而已，所以啦！就算捷运也同时带来其他非同志的人潮，是不会有影响的，大家心知肚明，河水不犯井水。

小荣以新公园之交通系统将更加便捷之观点，认为捷运将会带来更多同志人潮，新公园之台大医院捷运车站则会成为一个接驳转运总站，其四通八达的路网将连结台北城市同志的快速、无所不在、无往不利，新公园男同志活动人潮远景应较目前状况更发达才是。

二、公司男同志的「228」

1996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将届满五十周年前，新公园于毫无争议的情况下顺利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在四十余年的新公园活动过程中，男同志面临地景场域的惯常变迁，如上所述，总

能发挥强韧应变特质来应对自身所处之命运多舛环境。男同志对于新公园弥漫二二八政治事件氛围的此时，该族群对新地景的严肃空间意义，采既对抗又颠覆的空间想像到底为何？实际行为模式又为何？以下是访谈的结果。

1.纪念碑的不同阅读方式——

（小荣叙述）纪念碑有一个好处，就是柔和的昏黄色灯光让每个人都突然变得好看；大家可以依地面上的「井」之四周走道绕圈圈，相互地对望来对望去也蛮有趣的。但是对于纪念碑的造型真是不敢恭维，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只喜爱着那口井而已。

面对严肃沈重的新公园二二八纪念碑，男同志却以踰越纪念碑被建构之正式意义、自行创造的空间使用方式，来阅读并理解此一备受争议的空间新地标，进而达到空间活动之愉悦效果。如小荣所述对纪念碑造型的不以为然，但同志们却发挥翻转空间既定的使用意义及方式，将原本正经八百的纪念哀悼碑体，挪用成为眉来眼去的情趣地点。活动者在意的是昏黄灯光使人变得好看，是围着「井」周边绕圈圈，将缅怀悼念空间化为极度罗曼蒂克的地点。

2.你的「二二八」、我的「228」——

（A先生叙述）我觉得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蛮好的，因为以前我在新公园想跟我朋友联络，都不知道该留什么号码在他的Call机里？现在只要打个「228」他就知道我在哪里了！

市政府将「台北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企图改写新公园的文化历史意义，抹去同志历史的回忆。A先生则结合时下普遍使用的B.B. Call通讯机器，将新公园的「二二八」此一原本沈重哀伤的名称及其数字特殊性，转化成公司的新代号阿拉伯数字「228」，并输入朋友Call机内以告知对方自身所在地点位置，再次印证了男同志对于公园新地景及名称有着无以限量的翻转及重新诠释丰富想像力本领。

当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属展现平反行动之际，新公园再次成为台湾新民族国家建构之重要象征场所，而于此土地上，长期蒙受性偏好压迫的新公园男同志也终于有了石破天荒的惊人之举。针对台北市政府单向决定的「首都核心区」计划，由将近三十个同志团体组成、主动诠释同志身份使用新公园公共空间之权利的「同志空间行动阵线」，于1996年2月大批人马浩浩荡荡进驻新公园，举办「彩虹情人周——寻找新新公园园游会」（自立早报，1996.2.7）；争取同志全面分享完整公民权之「同志公民行动阵线」则于1997年6月号召南北同志响应世界同性恋月「同性恋之傲」（gay pride），举行一项名为「彩虹·同志·梦公园」的庆祝活动（联合报，1997.6.30）。此两项行动为长达四十年男同志新公园夜晚活动的历史开启了白天男女老少同志共同集体使用、现身、翻转污名的新页。

肆、差异认同、空间演出

由男同志访谈之研究结果显示，其认同的过程比较不是单向地由对新公园空间的认同而再进一步对自己性倾向身分认同；而应是以双向的认同方式进行：亦即在新公园空间中，由于群体或个体常年的情欲空间演出，于达到自我主体与身分的认同过程中渐渐地形成对新公园空间的认同。以下由空间使用者——新公园男同志群体——的分析与互动关系开始讨论，并于认同与空间演出上作深入探究。

一、活动群体分析

此部分的讨论以1950至1990年代时间先后顺序，由受访者所指出之前后进驻新公园活动的男同志群体，依新公园男同志次文化特质概作下列四种分类方式：1. 种族省籍差异、2. 社经阶层、3. 圈内角色定义、4. 公园中的行为模式，做一深入分析讨论。

(一)、种族省籍差异分类

1. 国府来台前的男同性恋者（1950年代前）——

虽然新公园开始有男同志聚集的时间及最先进入之活动者们已不可考，但据受访者赵妈描述推测，其实早在国民政府来台前，新公园即应有老前辈男同性恋者们于园内进行同性间的交友活动。

2. 国府来台之外省人与本地份子（1950-1960年代）——

民国三十八年大批外省人随着国民政府军队来台，由老一辈受访者的口述历史中得知，在蒋中正来台初期之威权统治年代，此阶段的新公园活动份子有某些是高官将领小孩跟随其父亲侍从到新公园来认识同性朋友。此阶段部分活动者之背景得以由白先勇《孽子》小说中寻得，如书中所塑造之男主角龙子，即为大官之子。

（张力叙述）《孽子》故事里多半讲的是外省人男同志，像「杨教头」他就是个外省人，因为事实上，那时候外省人是比较多。那一阵子我年轻嘛！正在热衷兴头上，几乎天天去，这样持续一、二年。就是跟杨教头那一批人嘛！

（张扬叙述）《孽子》的「老鼠」一角，是确有此人的。现实生活中的「老鼠」就是在后火车站圆环三水街那一带混，这是当时在新公园活跃的很多男同性恋者大家都知道的事。那时大家喜欢以外号相称呼，像一位走一走会甩头发姓萧的妖娇同志，大家就叫他「萧太后」；一位姓林后来被杀的肥仔同志，我们称他为「猪肉林」。

两位年届五十岁以上的受访者指出，白先勇《孽子》中的角色反映了1950至1960年代新公园活动者的阶级背景身份。当时的活动份子本地人与外省人都有，不过比例上以外省人居多，此与国府迁台短时间内本省涌入举家来台的外省人之时代背景有相关。国府迁台初期，曾临时于新公园地点安顿过无屋定居之外省人，而后因衡阳路一带亦以外省人居住、活动为主，造成新公园当时的男同性恋者出入份子以外省人多于本地人。另外，张扬说明了新公园男同志于1950年代时即开始以外号来互相称呼，一来外号直接道出某人

个人特质，如喜爱摆姿势之萧「太后」、身材胖硕之「猪肉」林；二来以外号互称也可避免外界偷窥眼光，掩盖真实身分。

3. 老外（1960，1980年代为主）——

（张扬叙述）美军驻台的六〇年代期间，新公园也有老外出现，若你在新公园听到某些台湾男同志却取着洋名字，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和老外是混在一起的，因为当时不会有人这样取洋名字。而美军同志们会办 party，我们则会跟着一起去玩。

新公园曾于两个年代间出现不少老外男同志活动者，张扬指出的为台湾接受美援时期之1960年代期间，因大批的美军驻台，喜爱与老美在一起的男同志便会取个时髦的洋名字。在此台湾生活事物洋化程度尚未普及的年代，与众不同的洋名字旋即成为辨识同志性向偏好洋人之判断方式。出现老外活动者人数较多的另一阶段为台湾经济已迈入发展期之1980年代，于此时期有愈来愈多长期驻台的外商投资者、或部分来台观光的老外男同志等活动人口，亦曾再次形成新公园第二波老外出入活动高潮。

4. 外籍劳工（1990年代）——

（轩轩叙述）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外籍劳工朋友，他常去新公园钓人。因为台湾物质环境消费颇高，假日白天时免花费的新公园遂成为这些外劳的聚集地，现在到了晚上则会见到不少外劳男同志出现。不过因为外劳的社会阶级较低，我那个朋友长的不会很黑，国语也讲的可以，所以通常就骗人家说他是香港人。

1985年台湾步入经济再结构时期，而后因应社会环境所需开放引入大批的外籍劳工，这些外籍劳工中的男同志于新公园作为开放性之公共空间免消费、可及性高的情况之下，于1990年代后亦纷纷进驻新公园内活动。但如轩轩所述，外劳男同志碍于自身较为低下的社会阶层身份，不得不采用瞒骗种族、国籍、阶级方式，来换取与新公园内其他台湾男同志的交往机会。

1. 学生（1950-1990年代）——

（赵妈叙述）以前去新公园的人在年龄层上面从年纪很小到年纪很大的都有，有很多的学生。通常学生一下了课就会到这儿来转一转，然后再回家。当初我来新公园时自己也是个学生，所以在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很多学生朋友。

学生一直是新公园最大宗的活动群体。对于经济能力尚未独立之学生群体而言，新公园免付费、交通便捷、可及性高、活动时间较早⁶、而且是自由进出活动之公共空间，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很容易就成为年轻学生接触、选择同类朋友及喜爱对象的主要活动地点。1990年代同志运动、社团的发展及电脑网路兴起，使得接触同志的管道增加，同志议题益形台面化，新公园内活动之男同志学生人口年龄有显著急速下降的情况产生。而各大专院校同志社团的纷纷成立，也使得喜爱活跃于新公园内同校的学长、学弟同志于各自校园内即有一正当化的接触与连结，并发展出不同院校校际间相互联谊之互动关系。

2. 男店员（1980-1990年代）——

（文文叙述）我八年前接触圈子，第一次去的地方是 Gay Bar，那时我还在复兴念夜间部，白天就在我姊姊于「新宿」开的店上班，几个在「万年」、「小香港」的朋友因为他们跟我比较好，有一次他们就约说要去跳舞，我也没觉得有何异样，那时那么年轻，大家约说要去玩有何不好？当时台北的舞厅、Pub 我已经去得有点腻了，自己也想尝试一些较新的地方。

部分服务于服饰店及发廊等美容行业之男同志，因其工作的性质，和其他圈外人的利益冲突小，所以成为许多同性恋者的避风

⁶ 新公园相较于男同志酒吧等活动空间而言，时间上要提早许多。由入夜后之六、七点起，即陆续有男同志开始进驻其间活动，此对于居住家中无法过晚回家的学生群体而言，是吸引其前往活动的因素之一。

港（林贤修，1997）。在较无避讳个人性偏好的工作环境中，上述群体之个人得以因工作性质相似而相互联结出柜。由文文的叙述中得知，位居于西门町商圈经营舶来品买卖的「万年」、「新宿」、「小香港」男同志店员，常会互相邀约共同参与同志活动。而就空间区位上而言，因西门町与新公园地理位置条件相近之便，活动发生机率频繁，因此，西门商圈的男同志店员遂于1980年代开始，形成一个较其他地区店员同志更令人印象深刻之活动群体。

3. 上班族（1950-1990年代）——

（小曾叙述）我在跟人发生关系时多半扮演「1」号角色，据我了解，新公园同志们还是会区分角色的扮演问题。像我曾经跟过一位有妇之夫的上班族交往，继而发展了性行为，这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扮演的就是「0」号的角色。通常上班族不像学生那么敢，在公园内也比较拘谨放不开。

就社经阶层的分类，上班族是除了学生以外最大的活动群体。已工作之男同志因顾及现实的职场环境关系，担心自我性向身份被揭露公开后可能将面临公司上司或同事间之排斥、歧视，甚或造成解聘的厄运，因而较之圈内其他群体概括而言，算是新公园空间中行动能力表现上较为压抑、保守的一群。诚如小曾所述，某些上班族更为已婚者，不难想像其夹处于工作与婚姻两大双重压力下，于新公园中对于同性追求之举止行为表现上亦不得不产生相当之顾忌。

4. 黑道、流氓（1970-1990年代）——

（黄大哥叙述）新公园有一阵比较混乱、很复杂的时期。70年代的时候掳客、流氓、黑道都有，黑道大概就是勒索、要钱，但现在没办法混了，都已经从兴盛时期没落，60至70年代较风行而已，80年代几乎都已经没落了。

黄大哥所指就是1960及1970年代时相当混乱的新公园环境状态。其中穿着喇叭裤、拖鞋的小混混，会无缘无故的入园追打男同性恋者，这些人即可能为某些恐同份子。而黄大哥指称的流氓、黑

道知道同性恋者于新公园中活动，亦会故意成群结党入园勒索、要钱，多是看准了同性恋者即使被抢、被恐吓，但因在社会中已是被严重歧视的一群人，所以也不会、不敢报警的无奈心态。即使1980年代后警方对待男同志态度上略有改善，但现实环境所加诸之污名未改，男同志遭歹徒行强诈骗时仍多自认倒霉。

5. 老人（1950-1990年代）——

（叶先生叙述）公司很多种类型的同志，一种是「老人杀朱拔毛」型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公司内可以看见的那些已经退休，满头白发苍苍五、六十岁的老人同志。

于情欲活动关系中，相对于年轻貌美者为炙手可热受欢迎的追求对象，已迈入暮年的老男同志是新公园男同志族群中最不受到青睐之群体⁷。由叶先生所描述老人同志印象为「杀朱拔毛」型、退休、满头白发苍苍、五、六十岁的情况组合起来，正如同《孽子》书中所撰写之部分人物之映照，如盛公、杨教头。因此，就时代背景身份之分析，简化「杀朱德拔毛泽东」为「杀朱拔毛」一语，所反应的正是意简言赅地道出，此新公园老人群体即为当初随着国府来台之外省人，职业阶级以退休的老荣民居多。

（黄大哥叙述）比方老荣民会对你说我好喜欢你喔！然后就带到他家或宿舍去。那种台湾同性恋开始钓人做爱的年代、或钓人方法就是从这里为起点吧？以前并不是说一定有聚集的场合，不像现在这么多酒吧、三温暖，将人口分散掉了、也公开化了！还有以前的老头子会大方的给年青人一百块，或手上的金戒指就拔下给他，老少配叫做找老凯子、找干爹。现在年青人打个工就有钱了，根本就不必再看老头子脸色。

黄大哥将新公园开始有男同志钓人的源头指向老荣民身上。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开山始祖的老荣民当时的活动地点及方式仅只

⁷ 虽然以受访者的访谈比例显示，老人为新公园空间中的情欲关系弱势者；但此并非表示老同志即无人喜爱青睐，于强调多元同志情欲关系中，仍有部分同志特别偏爱年纪大者。

能在新公园结识到喜欢的对象，而后再带回家里或宿舍里发生关系或进行其他发展。而在台湾物质匮乏的年代，部分老人以金钱的关系来维系自己于公园中的情欲权力关系位置，因此不论是「找老凯子」或「找干爹」，在语意用词上所传达呈现的，指出了公园空间中年青群体与老人群体两者间的互动，多半是较建立在金钱的交易关系上。

(三)、圈内角色定义分类

1. 姊妹（1950-1990年代）——

（文文叙述）我的一个朋友在新公园内认识到我学长，他觉得我学长长得很帅，自己便主动地去认识学长；他是在邻近台大医院的大门认识到我学长的。我朋友觉得学长可能对于新公园的事都不知道，而觉得学长是哥哥，他自己是妹妹；因我朋友家里不能去，他就很淫荡带学长去植物园里面搞。

男同志圈内举止动作具女性化气质者被称之为「姊妹」。因为在性别不平等关系下藐视女性性别之故，因此将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男同志划为女人一般。多数男同志于社会污名的潜移默化下，对于自我圈内同志，即使用「姊妹」一词称呼，背后意义其实是直接移植社会对男同志再污名的现象，是贬胜于褒的歧视用语。而被人称为「姊妹」的对象亦多感受到被羞辱、瞧不起。

（张力叙述）新公园内若有新面孔进来，识途老马就会带着他们向朋友介绍，同时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那时候也有不少人是从外县市过来，而且人还蛮多的。当时（民国60年代）有所谓的「十三姐妹」、「七仙女」都是南部来的。既然大家感情都很好，就相互结伴到台北来玩，来台北「踩春」。

姊妹若形成小具规模团体，他者或自己即会给此群体封上特殊的团名。举凡「十三姐妹」或「七仙女」之团名，传达的是十三个及七个年轻貌美志同道合男同志所组成之小群体，且当团体形成之后往往便极具相当行动力与连结能力。在同志身份做为自我身体

政治之实践上，「十三姐妹」或「七仙女」皆已具备相当程度之意义。

2. 台客（或台语「俗辣」英文「TK」）（1980-1990年代为主）——

（小荣叙述）在公司内搞仙人跳的台客中，除了只有一位不是同性恋者、不跟同性发生关系外，其余全部皆是同志。这些台客跟男孩子一起睡觉、发生关系，也有的发展成为 Lover 关系；甚至组成 Lover 档的仙人跳，二至三个人共同串通好成一组壮大声势一起出来陷害人。在民国七十七年及七十八年期间加起来的台客搞仙人跳混混人数最多，保守估计少说也有四十至五十个人。后来有人因作恶多端被警察逮到而关起来，有人则跑到了中南部继续其不法勾当，现在大多数人则被列为特定的管制对象。

小荣将台客同志之活动行为关系分析透彻详尽，指出台客群体间彼此相互连结，发生性关系、发展恋情、甚而台客同志情人间共同组成结伙诈骗行抢集团。此群体之活动足迹并不仅局限于新公园一方空间即满足，亡命鸳鸯式的几近全省北中南公园的定点窜逃抢骗，使公园内的其他群体饱受威胁。因台客惯用仙人跳设计伎俩，或干脆直接勒索抢钱的方式，使得此群体亦成为公园空间中警方会不定时锁定之临检对象。

（小荣叙述）有的台客是找认识的人下手，甚至如果是他喜欢的对象，这台客就会故意与对方扮演起相互称呼「老公」与「老婆」的游戏；而往往在发生完关系之后，老公就会借机向老婆要钱。有的台客会直接跟认识的「姊妹」要钱，说自己没有钱吃饭，如果「姊妹」跟这台客去吃饭，钱一定得分开放，不然这台客一看到你皮夹中有更多的钱，就会伸手向你强索，要躲都躲不掉的。

因群体身份具重复性之故，台客群体中较阴柔者亦称为「姊妹」（即台客型的姊妹）。较阳刚者通常若缺钱使用时，会故意与较阴柔者模拟扮演起异性恋婚姻关系中所谓的「老公」与「老婆」角色，而借由角色的扮演称呼关系以合理化两人间交往的正当性，进而在

发生完性行为后顺理成章地达其向阴柔者强行索钱的恶劣目的。台客常因金钱问题而与许多群体间产生纠葛，情况往往是台客姊妹被迫供给阳刚者经济所需，反而倒转了一般既定观念中阳刚者照顾供养阴柔者之刻板印象。

(四)、公园中的行为模式分类

1. 买、卖春者（1970-1990年代）及掮客（1970年代为主）——

（胡非叙述）我在新公园经常会碰到有「买主」，他们会问多少钱好不好？或是带你到哪里去玩。买主通常是老男同志，不过现在偶尔会看到一些年青人，学生。

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在新公园空间中产生的性行为多是两情相愿、很少触及金钱交易的买卖状况。不过仍有受访者明确指出新公园中从1970年代起至今，还是有男同志在从事金钱关系的性交易买卖，通常多半为年长者向较年轻者示意，表示愿意付费后进而在于新公园空间中，或带回家里进行亲密的肉体性关系。1970年代，新公园曾出现过居于买卖春两者之间、代为牵线的掮客仲介者角色，这些掮客不全然是同志，不过却都利用年轻、幼齿、初出道的少年来赚新公园男同志的钱。

（黄大哥叙述）以前新公园有「掮客」角色，他们带新进少年进圈子后，利用那些少年来替自己赚钱。当然有些例外是掮客反过来养少年，但利用少年来替自己赚钱的较多，新公园的掮客意义就像有人利用少女来卖淫赚钱一样。后来好像一段时间后，掮客这样的行为被排挤，就消失了。再后来，公园活动的人素质慢慢提高，有些掮客大概也不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就再也看不到这类角色身份的人。期间有些恶劣行为发生，如掮客甚至还常常跟一些人一起欺负 gay。

黄大哥说明了在同性恋行为更不被认同、不被接受的1970年代里，新公园内活动的男同志人口有限，要寻求同性恋情感及性行为关系相当不易，再加上当时台湾人民经济环境窘迫，掮客遂得以利用愿为金钱付出肉体的年青人来替自己中饱私囊。

（章敏叙述）以前博物馆旁的厕所，很多同志喜欢去使用，原因是小便斗设计成长水沟式的，大家方便瞄来瞄去；现今厕所入口高了三个台阶，进出不像以前好使用，小便斗被改成为有阻绝视线互瞄的个人式小便斗，这样的设计缺乏原有的便斗偷瞄使用趣味，因此也就不再吸引同志入内活动。新公园里的三个公厕，我最喜欢临总统府那个厕所，因这间光线较暗，就算灯光被修好了，变亮了，同志也会故意将它弄暗、变得比较不亮。

新公园内的三间公厕于不同的时期、时间当中，分别有喜爱于其中窥视、涂鸦、发生性关系的公厕行为活动者。此群体之部分份子为如厕时临时起意者，部分则为长期使用的公厕驻守员。比较其他群体等到夜幕低垂后才姗姗来迟、缓缓观看来说，新公园公厕族的活动时间在时段及行动力上是提早且积极许多。因男公厕为排泄功能地点，活动时得以假上大小号为冠冕堂皇理由进入，进而提供男同志一连串较勿需担心忌讳之使用空间。活动由偷窥、暗示、进而两情相悦地进入马桶间，或站于暂时无入使用之小便斗前开始发生性行为关系。所以如章敏叙述，公厕由男同志故意熄灯之事即为了防止活动中不知情者闯入，也防止被公厕外的同志 / 非同志其它活动者发现。熄灭公厕照明灯，一方面杜绝并降低了被发现的可能，再者也是向有意愿加入一起玩之活动者「明」示活动已在进行中，可以欢迎他人加入。

（Jimmy叙述）我常在南边及东边公厕与人发生性行为，我们通常先在男厕里互相对上眼之后，再一前一后地进入没有人使用的女厕里进一步爱抚或口交。

Jimmy的叙述趣味地显示，公厕族男同志并非只使用男厕，近年因台湾治安环境日渐败坏，女性裹足于夜晚公共空间的行走，因而造成入夜后女厕几乎无人使用，男同志得以充分利用这个可以掌握的充裕活动空间。

(赵妈叙述) 很多人喜欢停留在厕所里头, 我有个朋友最喜欢去厕所, 一站就站八个小时, 因他好像也没有别的嗜好, 而且他年纪也大了, 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情。

(张扬叙述) 我们称呼一位朋友为「厕所玫瑰」, 他以前最喜欢在新公园的公厕中活动, 因为人长的美美的, 我们就称他为「厕所玫瑰」。

赵妈口中所叙述的朋友属于长期使用的公厕驻守员。部分年纪已老之男同志在新公园的同性情欲关系中位居相当之弱势地位, 在没人搭理, 却又按耐不住心中性欲作祟的情况下, 这些多半已退休、时间较充裕的老男同志只能借助长时间伫立公厕空间中, 守株待兔式的等候如厕者小便时, 再以斜眼偷瞄窥视其阳具的行动来满足自我欲望所需。而常于公厕活动者亦被同伴嘲讽以特殊之封号, 如张扬称呼其友人为「厕所玫瑰」, 表示此人癖好独特之公厕行为活动。

二、群体互动关系分析

不同之男同志群体因年龄、阶级、种族、情欲等等差异关系, 于新公园空间地景点上呈现不同的空间权力关系, 且因群体各方面之差距, 使得彼此在此公共空间中有着微妙的互动行为产生。其中以情欲方面条件影响群体间互动之原因最大, 毕竟, 多数入园活动之男同志皆抱着来此认识情感关系对象者居多。因此新公园群体间关系, 可谓为一部扣连空间活动的群体情欲史。

(一)、学生与上班族——

(白痴叙述) 因在淡水念书, 平时我都是下完课大约晚上九、十点才骑着摩托车外出, 所以到了新公园大概都是黑街要开始活动的时候了。我自己喜欢年轻上班族, 所以有几次我和不同的人回他们租屋住处各取所需, 直接发生性关系。因我骑着车去, 因此有时是我载着他们, 若他们有开车, 则坐他们的车。

白痴说明了机车工具成为现今大多数男学生交通工具, 所以即使其远从淡水下课而来, 皆能有办法控制晚出晚归行动力。且外宿

之学生因离开父母视线范围的管束，得以不受其拘束夜间活动行径。类似的情况是，白痴所邂逅的上班族群体拥有了经济能力，形成部分活动者独居在外，脱离了原先异性恋核心家庭的监控，租屋住所成为能够发展出异类情欲恋情的空间所在。此时新公园提供了一个不同群体间短暂相遇继而迅速离去，满足速食情欲关系的异类空间地点。

（二）、台客与学生——

（小荣叙述）缺钱的台客会施展「仙人跳」在树丛间主动过来钓你，问你要不要到宾馆做爱，等你答应后他即会带你去一间他常去、且可能与老板女中串通好、不怎么高级的宾馆发生关系。而就在进入房间，开始将衣服脱光之际，即会有两三个凶神恶煞的陌生人冲入房间内，将准备好的相机拿起拍照，说若不付钱即将底片公诸于世。仙人跳因经报上披露，在敏感时期的台客就会不敢像以前嚣张。仙人跳找的对象多是嫩嫩的、很好欺负的同志下手，他们下手对象有以下特质：第一、外表看起来一定是嫩嫩的。第二、多半以在念书的学生为主。第三、乖乖型的。第四、没什么反抗能力的。第五、笨笨菜鸟型。第六、落单的人。第七、穿着打扮感觉上家里还蛮有钱的。

虽然台客于圈内的评价不佳，但其感觉如道上弟兄、较不娘娘腔的暴力行为特质，在强调个人情欲差异不同的新公园男同志次文化环境里仍是某部分活动者心仪的对象。部分台客深知情欲中的权力利害关系，故而施展个人主动钓人的魅力，设计圈套以便骗财行抢。如小荣所述，台客故意到人多的树丛间主动示意，使被害人失去警戒防备心，欣喜若狂以为自己为他人欣赏之对象，进而一步步陷入设计好之仙人跳圈套，最后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小荣所提及的台客下手对象的七大特质中，多为学生群体之写照，台客深谙新公园内男同志族群中以学生群体最易下手，且被加害后又不敢声张，因此多将学生锁定为下手对象，而多数受害者因担心事情揭发后可能带来二度伤害，往往也只好息事宁人。

（三）、公厕族与台客——

（小荣叙述）厕所内也有些台客同志，知道某些人喜欢厕所内趁机看别人小号时掏出的老二；是故台客就故意站在小便斗处将自己的老二掏出来现宝，而这时不知情的窥视者以为这台客也是喜爱被看及想被摸、打手枪的同号者，就上当地将手伸过去摸台客老二一把，此时这台客见鱼儿上钩了，便以此为借口，说不能无缘无故平白被摸，强行向对方要钱，其实也就是勒索。绝大多数的受害同志怕事情张扬出去而丢人，也都自认倒霉地让这些台客计谋得逞。

台客同志掌握公厕族群渴望性关系欲望的特质，以暴露阳具私处性器官的方式来诱惑蠢蠢欲动的公厕活动者。因入夜后人少之公厕私密隐蔽，公厕族喜爱伫立的小便斗处便成了视为绝佳的犯罪地点。台客从地点的选择评估，到清楚各群体的活动特性，计划性的对于公园内不同群体行抢加害。

（四）、老人与男店员——

（文文叙述）公司里年纪大的人也有，不过占的比率不大。我在荷花池往南的椅子上，有年纪蛮大的人曾跟我说过话，他们过来通常会问：「你一个人啊？」因我不知怎样跟他们讲话，也不晓得如何拒绝，就会静静走开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东边公厕后面有很多老人他们就坐在那边。

文文是衣着光鲜年轻的男店员，与上了年纪白发苍苍的老人，于新公园空间内恰成情欲关系上明显的强烈对比。如文文所述，老人多在东边厕所后面活动，此为新公园情欲地图中之边缘地带，代表的是情欲边缘族群被排挤至情欲空间边缘。再如文文所述，当有老人接近他时，为了选择较有礼貌性的拒绝方式，文文会悄悄安静地离开。这个模式也反映了情欲条件上较为炙手可热的群体与边缘群体两者间之权力互动情形。

三、新公园做为男同志身分认同之地点

对于老男同志而言，在四十年前同志活动空间管道最为匮乏的年代，新公园是唯一得以寻求同样性偏好对象的场所。新公园是一偿无数男同志情感夙愿，已别无他处选择而能够结识同好之一方梦土。男同性恋者以实际行为到新公园活动、认识朋友，寻求自我性偏好之认同，是相当强烈且极富积极实践之行动象征。以下从男同志逃脱异性恋体制空间开始作一讨论分析。

（一）、男同志逃脱异性恋体制空间——

给父亲逐出家门后，身上没有带钱，……终于走进公园里。……可是那晚，我独自立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石阶前，仰望着博物馆那座圆顶的建筑物，巍峨矗立在苍茫的夜空下，门前一排合抱的石柱，我真的觉得好像闯进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陵墓一般（白先勇，1983：70）。

绝大多数的男同志皆出生长、成长于一般的异性恋家庭中，因此当同志发觉自我不同的性倾向时，多半产生不安、惶恐的心态。同志于环境中形成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后，对于与自己生长一、二十年的原生异性恋家庭关系，会达到某程度无法适应之情况，对同志自身或原生家庭（original family）⁸而言，当然产生必然之挑战。

相对于家，公园显然是属于公共的户外空间，它是都市里「人工」营造的「自然」，是调节都市病症的「都市之肺」，是脱离工作「正式空间」的「余裕空间」，是都市计划理性之梦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维护市民身心健康的园地，使得既有的社会秩序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公园也可以是脱离都市正式运作轨道之事物进行的地方，是脱轨的奇想、边缘与残余的所在，换言之，是异类与异端的场所。因此，公园的意义有多重建构和解读的可能，它与私领域的异性恋家庭之间的疆界与相互映照，亦非固定僵滞的对反与镜射，

⁸ 原生家庭（original family）指原先所从出的家庭。

而有各种可能。情欲地景的营造便在不同时代「情欲守则」的关照下各展风貌（张小虹，1996b）。

（二）、「孽子」莲花池做为空间想像认同地点——

（克雷门叙述）我有感情的是「莲花池」这个部分，因是受到《孽子》的影响。同时因小说也改编成电影，莲花池是整个故事的重心，所以当我还没有来公园活动的时候，是想像较多的部分，后来在实际使用之后会有不一样的使用经验出现。

由克雷门的叙述显示，白先勇《孽子》一书中关于新公园莲花池的精采描述使得此地点早已盛名远播，并营构出关于「异类情欲」的空间蓝图（图5-1），男同志于尚未进入新公园实际活动前已经经由阅读文章的方式，对于新公园特定地点开展出丰富的空间想像。此种空间认同方式，对于许多尚未现身出柜或一直不敢现身出柜的男同志而言，产生了一种「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对于这些衣柜群体而言，《孽子》所建构的国度使其能够借此连结到新公园空间的活动想像。即使这个想像超乎了男同志族群直接面对面的互动关系与地理关系上的亲临行动，但仍得以达到空间／性偏好双重认同之效果。

（三）、进入被媒体污名的「玻璃圈」——

1970年代起所称的「玻璃圈」一词广义上泛指的是对于同性恋此一族群的想像，而于当时实质空间的界定上则应是明确地指向「新公园」这个众所皆知的男同性恋者聚集场所。男同志以身体进入社会共同认定某一时空下的同志公共空间进行活动，暂时割裂了原本掩饰于异性恋环境中的模糊或假装身份，以某一特定时间在公园中活动，来确认自身的性倾向身份。由于新公园空间的公共性，使得此一由「圈外」进入「圈内」的动作，更具有特殊意义。

（叶先生）自我认同同性恋的性倾向，是民国八十年以后的事。不可否认当我去接触同志的活动空间之后，如公园、Gay

Bar 的确会更增加了自身对于同志身份的认同。在多年以前我早就已经知道新公园有同志在活动的事，可是报章媒体长久以来对于新公园的污名，使得我对公园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因此才迟迟不敢前进探往，我只有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恨」！

受访之叶先生提出进入新公园等同志活动的空间，使其能更加确认自身的同志身份。因情欲扣连着身体，男同性恋的身分与主体认同也与其身体的情欲表现有着不可磨灭的紧密关系（王志弘，1996）。新公园提供了男同志主体一个得以表现自我身体情欲的空间，并让此一空间中的男同志有了互动的关系产生，因而男同志身分认同于此才相随孕育而生。

四、空间诠释意义的发现

男同志以抗拒、篡夺、戏耍、嘲讽的方式将新公园空间意义「由异变同」、「由直变歪」。而「歪读」（queer reading）所开放出的各种「假仙愉悦」（camp pleasure），往往必须植基于「正读」（straight reading）之上，让被主流文化僭取的同志形象以历史与次文化迭影的方式使其立体化（张小虹，1996b）。惟有在族群间，彼此能意会、但外人不知其所言、或经由解释说明才得以知晓的暗语代号才会产生意义。且因命名（naming、labeling）代表的是权力运作的第一步，威权机制总是致力于垄断定义，以便巩固和再生产其权力基础（吴素柔，1996）。以下即以部分论述提及同志文化对于异性恋社会采用戏耍、挪用、歪读等对应观点方式，引为命名归纳整理之一览表，并进行下列个案访谈之文本分析：

（一）、戏耍——

（赵妈叙述）约会可以约在音乐台，好比说彼此没有见过面的，我们会叫它「盲目约会」〔blind〕的地点，常常会这样玩的。我们就约在这里见面，我就偷偷地故意迟到，看到对方好的就见面，不好的就再见，我没有来！很不道德。音乐台有看台座位嘛！倒数第三排的第二个位置，第五排的

第四个位置，都很好记。

赵妈说明了对于新公园空间规划设计了若指掌的男同志，充分利用音乐台排列整齐之规矩几何座位设计特质，将座椅利用成为与陌生人约会的指定地点。在新公园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混杂使用的公共空间中，当与陌生人约会时，男同志相互间的身份得以不尴尬地自然辨识而出，以此对付偷窥成癖之社会监视眼光，掩人耳目。如此使用各种生活惯常用语与发挥空间特有使用机能，具体戏耍了原先排排坐观赏表演座位的意义作用，亦因利用此一座位空间设计特质来约定约会地点以便届时不负责任地离开，固然戏耍了约会碰面的对象，也解决了与不喜欢对象碰面之尴尬。

（二）、挪用——

（小荣叙述）我们会对新公园内不同的地点私下再加以命名，像 TAIPEI 树丛后的那一块区域，因为没有路灯黑漆漆的像是停电一般，就叫做「黑森林」。而五亭池的中央主亭被称为「雷锋塔」、四周围的八角亭称为「四个房子」。

一般民众俗称之莲花池即1963年为纪念台湾光复所兴建之一阁四亭，原为国民党威权来台后塑造大中国意识之民族国家关系的凝聚想像，表征国家正统的延续不绝。但在小荣的经验中，新公园莲花池中之主阁，被引喻挪用成为「白蛇传」里法海收妖镇妖（白素贞）之地——雷锋塔；随着「白蛇传」此出戏码在港台两地经过电影、电视以及舞台剧一再地被改编上演，白蛇与青蛇间、法海与许仙间分别意含着男女同性恋情欲的爱欲纠葛，能恋与不恋的爱恨缠绵苦涩，使同志之想像认同愈发强化。将男同志借由自身边缘化为「妖」（非人非鬼、妖怪化或动物化无法界定之角色意义），同时在自诩为被镇压的白蛇过程中，说明性别角色男女相互置换、模仿的可替代性，颠覆了新公园内一阁四亭等国家意识形态建筑营造之正式严肃意义，嘲讽了异性恋刻板之性别建构。新公园景观随政局气候的转变而有所更迭，男同志对建筑物空间的命名亦非一成不变，不同的空间地点诠释名称甚至出现以下之雷同情况。

受访的豆豆说：我给二二八纪念碑取了个「雷锋塔」的外号称呼，纪念碑像是一个塔，加上新公园又妖气冲天，太过妖的人就会全部被打入雷锋塔下面。另外我也会学前辈叫广播塔两旁石材坐椅，最接近塔的其中一张为「五度五关卫冕者宝座」，因为只要坐在那边的人都很容易成交。因为很容易成交，所以看到有人坐在那张椅子上，我们就会恭喜他登上五度五关的宝座。

「雷锋塔」此一代表偏邪、脱轨、能镇妖的建筑形象称谓，自1963年所兴建、小荣认为之雷锋塔-莲花池主阁，到1995年落成、豆豆认定之雷锋塔-二二八纪念碑的重复使用，说明了纵然时空流转了三十多年之后，男同志对于「雷锋塔」的独特喜好，正是将自身譬喻为妖魔鬼怪，暧昧地与活动空间相依相存，呈现无法被体制收拢的化外之民边陲骄傲文化特质。因此，不论象征国府来台急欲建立中华道统之一亭四阁，或迈入九〇年代新的民族国家历史建构、新公园再度正式化的二二八纪念碑，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同性恋文化这个「偏异」、「逸轨」的情欲歪读表现所瓦解。

而能幸运胜利地在新公园广播塔旁石椅配对成双，更进而登上「五度五关卫冕者宝座」，是将新公园影射作为「情欲异质空间」占领成功的实际行动：借着配对同志钓人成功，来映照同志在此空间中所想望的目的功能。

伍、异端情欲、抵抗地景

一、新公园男同志情欲路径分析

此处主要以被建筑景观的明显改变区分出三个年代阶段，作为时间上的分段依据，同时选择三位分别在此三阶段活动之受访者，其个人于新公园内之活动路径经验，表征了不同年代里被视为异端情欲之男同性恋者如何于国家机器所建构而出的严密环境地景中做

(一)、五〇—六〇年代赵妈的情欲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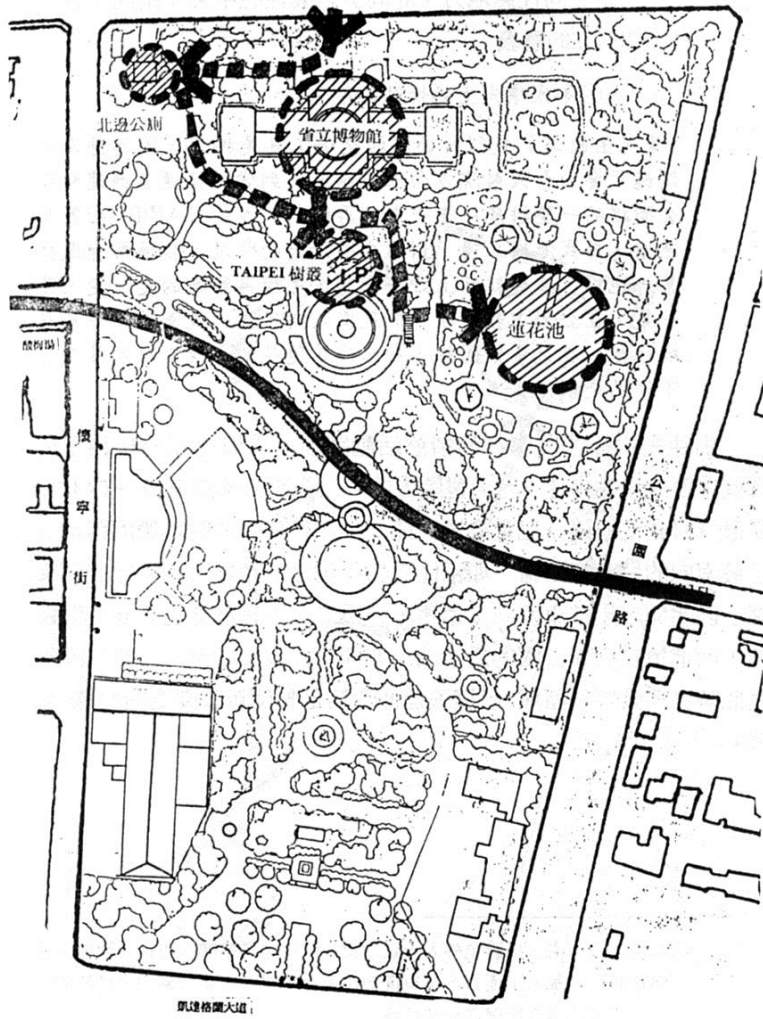
(赵妈叙述) 我们当时都由面对博物馆之右门进来，再绕到馆后方那条路走进来，经过邻近博物馆旁的洗手间，经过「TAIPEI」剪树的地方会稍微绕一绕，再走到荷花池这个大家都会聚集的地方；那时多半活动范围是在莲花池这一个部分。后来在扶轮社大时钟的位置加了二二八纪念碑，整个区域就变得亮的不得了！一般来休闲的人也变得比较多，所以渐渐纪念碑附近这地方也没有人愿意过去。

由赵妈所描述选择之情欲活动路径，大略得以分析为下列几个主要景点的串连：博物馆→博物馆旁洗手间→「TAIPEI」剪树→荷花池等四大逗留定点。就整个活动空间路径的选择上来看，完全是在原扶轮社（现今二二八纪念碑）以北；即新公园空间被东西向步道切断成南北两大区块，而赵妈于五、六〇年代所活动之情欲路径都只是停留在公园的北向面（见图3）。

就区域观点而言，戒严时期新公园的南北两区块，南区块因较北区块更为接近总统府，即更加临近戒备森严地区，且南区空间密布树林植栽，给人阴翳晦暗不安全感，是故没有男同志活动于此区发生。而相对的，北向面则较接近资本商业空间，又有居高临下、视野辽阔的莲花池地点⁹，因此形成活动者愿意选择聚集之处。而就活动范围行走动线的起迄点，不论是高耸巍峨的博物馆或一阁四亭视觉焦点的莲花池，在北向区块一片低矮树丛之中皆为显着之空间地标，是活动者进入新公园之后迅速辨识寻得之建筑物。

⁹ 莲花池以离地面高起之两个台阶，约三十五公分；成为无高低起伏设计之新公园空间中，一处较开阔得望了望的观人景点。

圖3—五、六〇年代趙媽的情慾路徑關係圖



博物馆的巨大建筑阻挡了热闹的馆前路人潮，也是具有同性恋国度中的照壁¹⁰效果，在遮挡火车站商圈蜂拥人群的同时，也遮挡了异性恋空间活动者的偷窥心态。其更同时具有边界效果，界定了同／异性恋者的两个世界：新公园之东西向步道则在实质与象征意义上，划出界定了同性恋地方（北向）／异性恋中央（南向）各自相庭抗礼空间对立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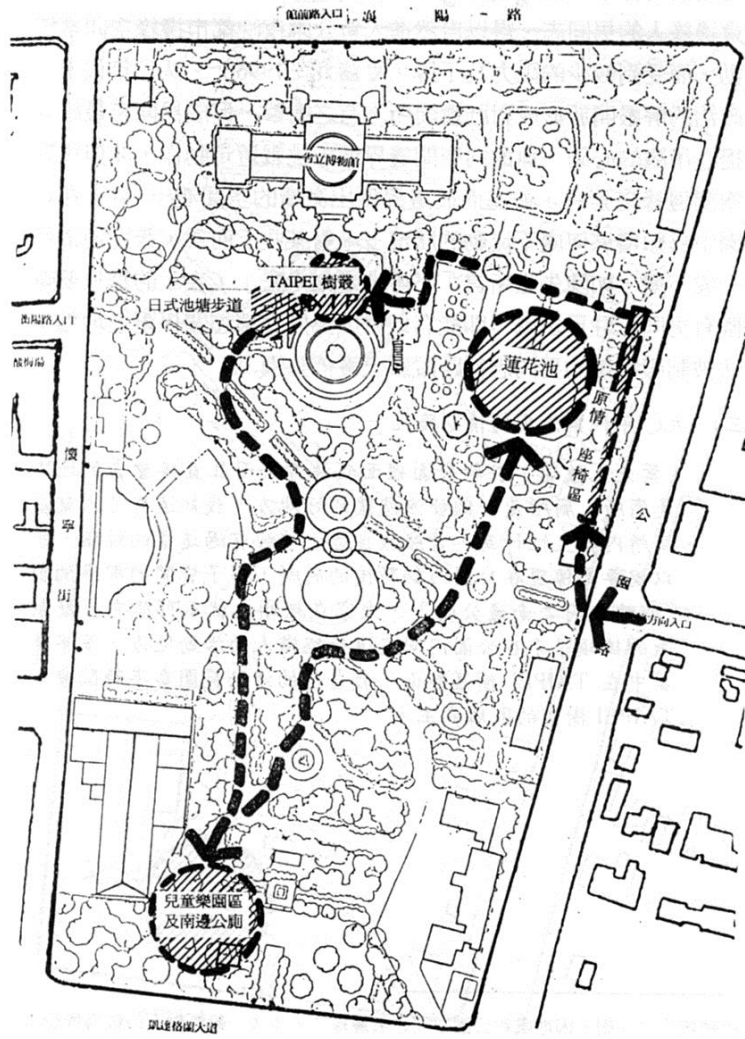
（二）、七〇—八〇年代陈先生的情欲路径——

（陈先生叙述）我到新公园的交通工具是机车，因为停车的问题，会由台大医院方向入口进入，到当时捷运未兴建时临公园路的一整排座椅走一走，再绕到人多的TAIPEI 树丛及池塘〔日式池塘〕边。到新公园活动的状况，我通常会选择某一地点，然后就站上好一会儿，之后再到处走一走、晃一晃。在公园中我会在一个范围之内不断的绕圈圈，像是在树林里、在儿童乐园里、在水池〔莲花池〕边；驻足其中，不停的走来走去。

由陈先生描述其选择的情欲活动路径，大略得以分析为下列几个主要的景点串连：台大医院方向入口→临公园路座椅→TAIPEI 树丛→日式池塘边→儿童乐园。陈先生在新公园活动地带因跨越到了最南向的儿童乐园区，显示比六〇年代之前赵妈所经验之空间范围，已明显超出被东西向步道所一分为二、原只驻守之北向空间区块，前进抢到新公园的最南端。亦即，代表七〇至八〇年代陈先生此时之活动幅员区域，已扩张延伸含括至整个新公园空间面积（见图4）。

¹⁰ 传统中国合院之入口处，为避免外人一眼望穿合院中之各空间，先以「照壁」遮挡住入屋者视线。就风水上而言，具有辟邪挡煞之效果。而新公园中之博物馆，对活动其中之男同志具有照壁之相同意义。

圖 4-170、八〇年代陳先生的情慾路徑關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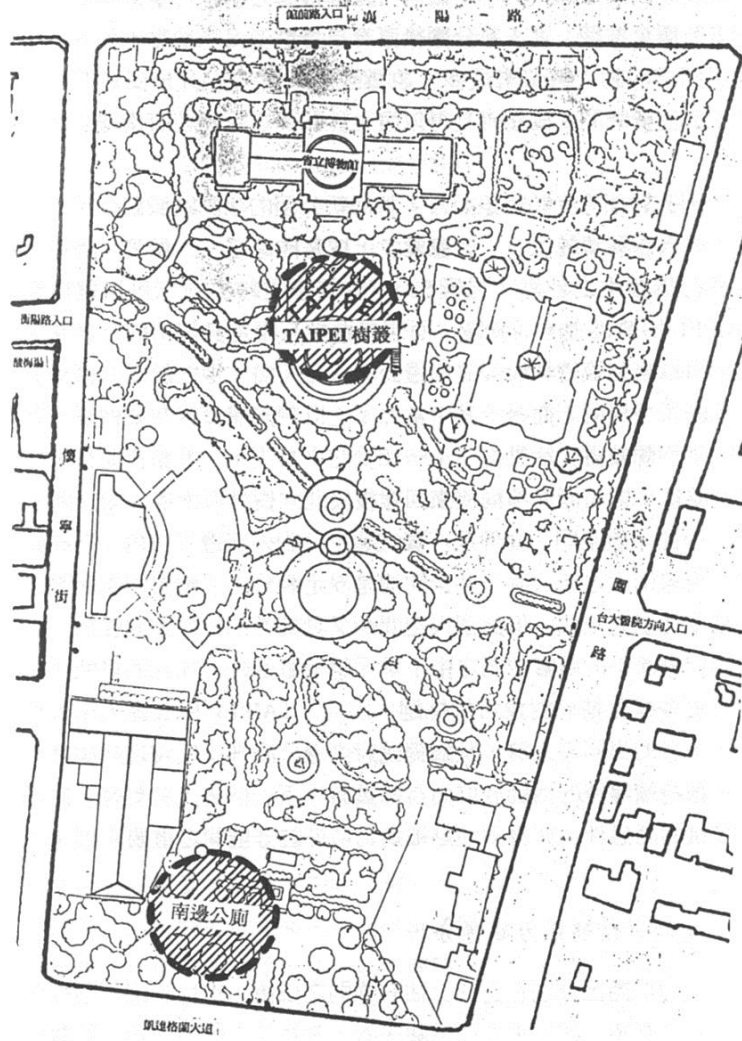
邻新公园腹地之党、政、军建筑长久的警戒状况，促使市中心此一难得绿地在夜间空间活动上成为台北都市的边缘。因此，新公园虽位于城市中心，却是在一个排他性强的空间范围内，造成其空间性格沦为都市活动的边缘地位。使得一向受到社会排挤、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男同志，得以自然进入新公园夜晚都市边缘空间常年活动，而受到较少的阻力及干扰（夏铸九，1996）。八〇年代末，因政治的解严开放形成对社会前所未有之冲击，促成男同志最终突破提心吊胆的心防，勇敢向空间边界做出挑战游走动作，非但挑战了空间边缘之禁忌，并进而于边界做出激情的空间演出¹¹。在新公园中异类情欲何处不流动的状况下，对某些人而言，行进通道并非一成不变，如陈先生所言「不停地走来走去」，表示的是只要新公园有男同志驻足之处，即能有机会成为同性情欲关系邂逅地点，无法被制服掌控的男同志行迹踪影已漫布整园。

（三）、九〇年代叶先生的情欲路径——

（叶先生叙述）在新公园里面我最常去而且直接会去的地方是厕所（图 6-5）；厕所是一个发泄欲望的好地方，我知道有些人就在厕所内发生性行为，当然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说要是像现在公园内翻新后的厕所，窗子皆开得那么的低〔临总统府之南边公厕〕，大家在里头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刺激的搞头了！在公园内同志进行认识人的活动地方，多半是集中在 TAIPEI 树丛里面，我自己的活动范围泰半时间会以 TAIPEI 树丛的区域为主。

¹¹ 临总统府之公厕，因地处新公园空间之最边缘，入夜后一般活动人口较为稀少；现今成为三间厕所中，男同志发生性行为活动之最。

圖 5—一九〇年代葉先生的情慾路徑關係圖



由叶先生所描述之个人经验的情欲活动路径选择，约略得以清楚界定出为「TAIPEI 树丛」与「临总统府南边公厕」两大地点。迈入九〇年代后，在一切讲求时间效率的情况下，要花费一整夜的时间于新公园里头「耗」的观念，逐渐被部分讲求行事效率高之活动者所摒弃推翻：进入新公园后直奔自身欲望渴求地点，如九〇年代男同志活动人数聚集最多、象征谈情说爱的 TAIPEI 树丛间；或者不必浪费时间，直接奔赴得以发生性关系之临总统府南边公厕即可。

因此对部分受访对象而言，整个新公园的活动区域观念可以被简化成为想要清纯派—「谈恋爱」，或是肉欲派—「做爱」等适合两种行为发生之地点（见图5）。欲谈恋爱的男同志可以选择到 TAIPEI 树丛为主的活动区，而想要做爱有亲密身体接触行为关系者则可以来到临总统府旁之南边公厕满足所需。但对于新公园异质性高的众多男同志而言，其中当然不乏既想谈恋爱又想要做爱，鱼与熊掌均想兼得之活动份子；一如受访之叶先生，其整夜所行走之活动路径，则可能必须伺机来回穿梭于北向树林与南边公厕之间。

而此「虚空间」树干及「实空间」公厕外墙边界特色，乃在于其将视线偌大之新公园公共空间清楚界定划分出活动男同志所需之半私密性个人空间。但此个人空间却又具备某部分的开放性格，于人潮穿梭流动的虚实空间之中不排斥随时欢迎外人加入的可能，以便有更多样化情欲对象可供挑选。因此，TAIPEI 树丛区人来人往穿流不息的男同志人群，及临总统府南边公厕里不定时之如厕者，对不断持续等待的活动族群而言都具有「下一个男人会更好」之无法抵抗的诱惑性，亦为两地点被选为情欲驻守空间之重要原因。

二、空间 / 情欲权力关系分析

不同群体因分别在空间上占有强弱之位置，也反映出不同程度的领域控制感。如只求性行为关系者，刻意伫立照明死角、阴翳树

丛林内；想谈感情者，则占据着宽阔视野一览无遗的莲花池畔活动者，彼此呈现截然相回异之领域权力所在场所。「男同性恋群体的内部异质性，正好表现在不同的空间的位置和使用方式上，而却是一般异性恋视同性恋为铁板一块的主流论述所忽视的」（王志弘，1996）。新公园男同志活动者年龄层囊括了老、中、青三个不同世代，而三个世代所铭刻于新公园中之身体情欲地图，若摆放于整个公园景观配置上作一分析，可以对应出「空间地景 / 情欲国度」配对组合下，群体于空间中明显的权力关系。

由空间地景分析北到南空间，邻近新公园之外部建筑配置呈现的是由开放消费的资本商业市场热络卖店（如：馆前路速食店、南阳街补习班），到氛围宁静肃穆之军、警、宪、医等单位林立的博爱特区（如：台北宾馆、派出所、台大医院、总统府）。新公园内部空间相对地也从北向人气鼎沸的省立博物馆入口，循序转变到南向一个几乎少被打开使用、照明昏暗之凯达格兰大道路口。因此，就新公园空间内、外、南、北地景配置关系，可被理解为：一、外部邻近建筑物由北向资本商业消费空间，转变成南向戒备森严的军警宪博爱特区。二、内部新公园环境由北向明亮、人群活络空间感，转变成南向阴暗、人群稀少活动区。

若就活动者情欲国度中之欲望法则分析，因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的学生族群，较年华老去、鸡皮鹤发之迟暮老人，要更受到圈内绝大多数同志之青睐；而一心想谈个唯美浪漫小恋爱的形象清纯者，较只愿发生性行为关系而不愿有情感牵扯者，更被推崇为高尚、口碑形象佳。因此，由此来讨论新公园男同志活动群体间的情欲权利关系，则可以被归结为：一、学生年轻人较退休老年人受欢迎。二、清纯谈恋爱者较发生肉体性关系者受赞扬。所以，就上述讨论而出的空间 / 情欲权力关系，便得以开展出以下连线配对过后之八种结果，四种主要讨论方式。以此理解男同志于情欲流动新公园空间中之活动地点选择原因，并厘清不同群体于活动空间中隐而未显之权力关系位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空間/ 情慾權力關係圖

使用群体 空间状况	情慾權力關係圖			
	年青人 (如学生)	老年人 (如荣民)	清纯派 (谈恋爱)	肉欲派 (性行为)
北：资本商业 明亮人多 如TAIPEI树丛	多	少	多	少
南：警戒单位 阴暗人少 如南边公厕	少	多	少	多

由表 1 可得知空间 / 情慾经连线配对过后之八种空间权力关系，以及以下四种主要的讨论方式：

1. 北向面明亮人多，为活动者较多之年青人使用空间——
年轻人占多数的男同志群体是新公园空间中较受欢迎者，不但占有情慾条件上的优势，也同时占有空间使用上的优势位置；既是情慾关系中之强权者，也占领着公园地景之强势空间。
2. 南向面阴暗人少，为活动者较少之老年人使用空间——
年老且人少的男同志群体为新公园空间中不受欢迎者，不但身为情慾条件上的弱势，也同时位居空间使用上的劣势位置；既是情慾关系中之弱权者，更被分配到公园地景之劣势空间。
3. 北向面明亮人多，为活动者较多之「清纯派」者使用空间——
只谈恋爱且人多的「清纯派」群体为新公园空间中较受欢迎者，不但占有情慾行为中的优势，也同时占有空间使用上的优势位置；既是情慾关系中之强权者，也占领着公园地景之强势地点。
4. 南向面阴暗人少，为活动者较少之「肉欲派」者使用空间——
只求性关系且人少的「肉欲派」群体为新公园空间中不受欢迎者，不但为情慾行为中的弱势，也同时位居空间使用上的劣势位置；既是情慾关系中之弱权者，更被分配到公园地景之劣势地点。

由上列四点得以了解，人数较多的年轻活动族群若是只谈恋爱的「清纯派」实践者，就完全享有了空间 / 情欲关系上的多重强势地位。而人数较少的老年活动群体若其又是只想发生性行为之「肉欲派」实践者，则便只能位居于空间 / 情欲关系上之最为劣势位置。表 2 则依上述观点，实际调查出老中青三代所占有之聚点空间对照表。

表 2 老中青三代区分之活动地点表

分類	年齡	主要活動區域、地點	活動時間	群體習稱
青(少)年人	15~29	大榕树、花架、莲花池	19:00-23:00	儿童区
中(壯)年人	30~49	日式池塘、TAIPEI树下、莲花池	19:00-23:00	丛林猛兽区
老年人	50~	公园路公厕一带、陈纳德纪念碑(已拆除)、骏马一带、儿童乐园	15:00后即有人开始活动	老人区

参考资料来源：1. 新公园口述历史小组1996. 4. 4-5量化问卷

2. 深入访谈者口述之资料 3. 研究者田野观察记录

备注：晚上十二点公园关门后，青壮年男同志活动延续至常德街。

陆、结语

台北公园变身为一二八和平公园的过程中，先后兴建完工落成使用的纪念碑及纪念馆建筑物实体是使公园名称与其纪念性建筑结合为一，更名得以顺理成章，将争议性降至最低之正当化手段计划。一二八事件为全台湾人民集体记忆中最难以平抚的历史伤痕，其为台湾社会解严以来，集多方人士团体努力奔走平反最受关注之政治事件。新公园于事件讨论热度最高阶段适时的更名，使得任何对此提议持有不同意见者，均在一二八此一特殊历史事件有绝对程度的意义之冠冕堂皇强制理由下一律完全被迫消音。

但新公园更名讽刺的是，一二八事件因省籍、族群的冲突爆发

惨绝人寰的政治悲剧，所要记取的正是族群间相互了解尊重的历史教训。而今新公园这块常年有男同志驻足活动的剩地，在园名改为纪念此一强调族群和平共处称号的时刻，却在实质活动的土地上强力驱赶四十年来入夜后游走此间、被社会严重歧视压迫的男同志族群。

而新公园中最后决定使用的二二八纪念碑作品形式，因其被置放在特定的台湾历史脉络来看待，以致引起社会各界高度之关切，对空间诠释意义的争夺激烈亦就可见一斑。最后纪念碑作品的定夺发生了戏剧性的竞图决选翻案过程，使得原本由王为河所设计，以两面六层楼高的狭长淡绿色玻璃立于圆盘基座上，以象征台湾海岛抽象空间语汇、纯粹以空无为境界之作品，事出突然地由首奖滑落至第二名。取而代之的是现今立基于新公园中心轴上，由在台湾独立建国运动中具有英雄式象征形象的郑自财等人所设计，充满刚硬线条显现阳刚特质，一座以男性气息为终极想像的「阳具型」纪念碑（吴金镛，1994）。

由上述异端情欲、抵抗地景一节分析中可见，男同志之情欲已由新公园为出发点，开始向这个都市的孔隙四处奔窜流溢，以挪用、歪读、踰越等等方式，不断在生活四周现身出柜：如同赵妈戏耍音乐台为「盲目月会地点」、小荣及豆子分别挪用歪读「五亭池」、「二二八纪念碑」称为「雷锋塔」，广播塔旁座椅为「五度五关卫冕者宝座」，同志们正嘻闹戏耍地匍匐前进当中。如果我们以新公园男同志情欲主体来看待地景环境的观点，而玻璃圈长久以来就被外界污名等同为同志圈的代号，那么原为首奖之王为河设计作品则不妨在偷渡与翻转的技巧层面上被解读为替新公园做为男同志活动地点提供正当性肯定的辩解：这个有许多「玻璃」在其中活动的公园，需要一座玻璃纪念碑。此纪念碑因此得以表彰双重层次的意义，一来不但为已逝的二二八受难者哀悼，同时更兼具对目前活动于此空间中的同志受害人请命之双重意义。

一座原本为首奖，清澈透明的「玻璃纪念碑」兴建于同志国度

上，似乎比一座让女性缺席、刻意在性别空间隐喻上以男性父系为中心、再度巩固了男性权威的「阳具纪念碑」要更切合在这强调差异、解构、多重身份认同的同志圣地矗立。由一个玻璃纪念碑到玻璃公园的想像，非但不是要将同志像豢养犬畜一样圈起来围看，反而是要以更主动掌握诠释的战略位置，让活动主体作为平权运动出发的起点开始。因此当新公园男同志因捷运的施工、环境的破坏之故而不得不一步步缩小活动范围，形成渐渐集中于新公园空间的中轴线上时，其实也正是使得偏异、脱轨的男同性恋者活动范围，移动至原都市计划下台北旧城之主要中心轴线。流窜不定的同性情欲空间在被左赶右踢下反而来到都市空间之中心地带；男同志在「打造众所瞩目的异类情欲公园，无形中拆解主流空间畛域的支配权」（张小虹，1996b）。

争取理所当然的同志活动空间，是建立在与异性恋享有对等权力的前提下，要求同志能于所谓的公领域中自在展现自身的情欲模式，让原本布满政治符码的公园地图也有另一番可重新阅读的新风貌。新公园正以欲望的「常群化」(universalizing view)进行对立政治中反歧视压迫的运动「殊群化」(minoritizing position)。如此新公园作为玻璃公园的想像即非将同志情欲集中圈限一特定或指定之场域；而是「以新公园作为扩散流泻，直到在欲望流动上何处不是新公园」（张小虹，1996b）。由新公园出发的路途上，男同志正大跨步地抢攻前进当中，一如受访者之小倩所述，我们会称呼台北——

第一公司为新公园

第二公司为青年公园

第三公司为建成公园

第四公司为大安森林公园

第五公司为捷运公司后面那个小公园

新公园男同志访谈名单 1998.1 制表

#	姓名	年龄	职业	学历	初至公园年纪	居住状况	访谈日期	洽询受访者之管道	访谈方式	访谈地点	备注
1	赵妈	55	gay bar 老板	艺专	17	独居台北	1996.4.16	男同志酒吧	个人专访	卡门同志酒吧	已现身已过世
2	张力	54	杂志社之编辑		17	独居台北	1996.4.25	男同志酒吧	个人专访	御书园	半现身
3	张扬	54	电台主持人	大学	20	独居台北	1997.10.21	熟识关系转介	个人专访	张扬家	半现身
4	光泰	52	作家			独居台北	1997.5.14	熟识关系转介	个人专访	诚品书局光南店	已现身
5	雄哥	50	商人			独居	1997.12	熟识关系	个人专访	灯饰店	
6	黄大哥	48	警察情报单位		17	妻小同住桃园	1996.4.2	熟识关系转介	个人专访	肯塔基餐厅	维持异性婚姻
7	章敏	38	临时演员		32	独居台北	1997.4.15	登报寻人	电话访问		香港人
8	阿韦	36	商业企划	高职	15	独居台中	1996.4.4	熟识关系转介	座谈访问	台湾渥克咖啡厅	目前居住台中
9	羊	33	人寿保险电脑部	五专	28	独居台北	1996.4.13	朋友	座谈访问	台湾渥克咖啡厅	半现身
10	陈先生	32			24		1996.1.	登报寻人	电话访问		
11	轩轩	31	学生	研究生	20	lover同住基隆	1997.7.22	朋友	个人专访	轩轩住所	已现身
12	克雷门	31	精品店职员	专科	20	家人同住台北	1996.4.18	学弟	个人专访	清香斋茶艺店	半现身
13	A先生	31	百货专柜	高职	19		1997.3.12	熟识关系转介	个人专访	RPM精品店	
14	R先生	30	幼教工作			lover同住台北	1997.1.12	登报寻人	电话访问		已现身
15	刘先生	30	贸易公司		27		1997.1	登报寻人	电话访问		
16	叶先生	29			28	家人同住	1997.1	登报寻人	电话访问		
17	豆豆	29	学生、旧金山华语电台主持人	学院	22	家人同住台北	1997.1.21	朋友	个人专访	Café INN	目前居住旧金山
18	阿汉	28	学生	研究生	22	住校	1997.1.31	同学	个人专访	新公园丹堤咖啡	家住台中
19	Jimmy	27	学生	研究生	16	家人同住台北	1997.9.21	学校同志社团	个人专访	帕多瓦餐厅	
20	小裕	27	学生	研究生	18	租屋独居	1996.4.4	熟识关系转介	座谈访问	台湾渥克咖啡厅	
21	健健美	26		大学	23	租屋独居淡水	1997.1.6	同志运动界	个人专访	谈大丹堤咖啡厅	

#	姓名	年龄	职业	学历	初至公园年纪	居住状况	访谈日期	洽询受访者之管道	访谈方式	访谈地点	备注
22	小张	26	警察单位	高职	23	家人同住台北	1996.4.13	朋友	座谈访问	台湾渥克咖啡厅	
23	Follenc	26	学生	研究所	18	独居台北	1997.8.12	学校同志社团	个人专访	爱丁堡咖啡厅	已现身
24	文文	25	咖啡厅店员	夜高职	17	家人同住台北	1997.3.10	朋友	个人专访	RPM精品店	半现身
25	小荣	25	自由业跑股市	国中	15	独居	1997.3	熟识转介	电话访问		已现身
26	胡非	22	学生	大学	17	家人同住台北	1996.4.4	同志运动界	座谈访问	台湾渥克咖啡厅	已现身
27	小维	22	学生、同志杂志编辑	研究所	17	住校高雄	1997.6	同志运动界	电话访问		
28	小曾	21	学生	夜二专	19	家人同住汐止	1997.3	登报寻人	电话访问		
29	Albly	21	师院学生	学院	19	住校	1997.3.26	电脑网站	个人专访	新公园丹堤咖啡	
30	倩倩	21	学生、曾任同志社团团长	学院	21	家人同住	1997.3.26	熟识转介	个人专访	新公园丹堤咖啡	半现身
31	朱朱	19	学生、同志社团团长	五专	15	租屋独居淡水	1997.3.13	学校同志社团	个人专访	小朱住处	半现身
32	白痴	19	学生	五专	16	租屋独居淡水	1997.3.28	熟识转介	个人专访	白痴住处	父亲亦为同志
33	白开水	18	学生、作家	高中	16	家人同住台北	1997.8.19	熟识转介	个人专访	新公园丹堤咖啡厅	已现身

参考文献

- 王志弘, 1994, <速度的性政治: 穿越移动能力的性别界分>,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3 (16): 147-165。
- , 1995, <性欲特质之空间再现与演出——台北新公园的情欲地理学>, 《「发现同志历史」系列活动》: 1-17。
- , 1996, <台北新公园的情欲地理学: 空间再现男同性恋认同>,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 (22): 195-218。
- 中央日报, 1975a, <男子身中六刀 倒毙新公园内>, 2月28日六版。
- , 1975b, <北市新公园内 昨又传凶杀案>, 3月2日六版。
- , 1975c, <新公园凶杀案已现端倪>, 3月4日六版。
- , 1975d, <谈新公园、地下道的管理问题>, 3月5日六版。
- , 1975e, <新公园命案凶嫌廖仙忠 昨在三重被捕>, 3月6日六版。
- 中时晚报, 1997, <同志团体: 还我夜行权>, 8月19日七版 综合新闻。

- 中国时报, 1997b, <临检过当?同志团体卯上警方>, 8月10日十五版。
- 白先勇, 1983, 《孽子》, 台北: 远景。
- 矢内原忠雄, 1985, 《帝国下的台湾》台北, 帕米尔书局。
- 布鲁斯, 1997a, <警察临检驱离 剥削同志活动空间>, 《中国时报》, 7月30日十一版时论广场。
- , 1997b, <十二点以后, 不准当同性恋?——那夜我在现场>《热爱杂志》, 十月号(9)。
- 台大男同性恋研究社, 1994, 《同性恋邦联》台北: 号角。
- 同志公民行动阵线、妇女新知基金会, 1997, <谁的治安 谁的人权——「从常德街临检事件, 看同志人权」座谈会>, 8月19日台大校友会馆地下室。
- 自立晚报, 1997, <不满警方不当临检 同阵要求还给夜行权>, 8月19日5版综合新闻。
- 何春蕤、卡维波, 1990, 《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新店: 方智。
- 阮庆岳, 1997a, <有表情的诱惑空间>, 《自立早报》7月16日二十九版男男女女。
- , 1997b, <同志的次文化空间>, 《自立早报》8月27日十九版男男女女。
- 沈芸生, 1996, 《同志吃喝育乐指南》台北: 号角。
- 周华山, 1995, 《同志论》上环: 香港同志研究社。
- 林贤修, 1997a, 《看见同性恋》台北: 开心阳光。
- 吴金镛, 1994, <国族建构、历史记忆与纪念空间——二二八纪念碑的建构>, 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论文, 国立台湾大学。
- 吴素柔, 1996, <压迫与反抗——台湾同志团体出版品的语艺分析>, 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私立辅仁大学。
- 胡亦云, 1985, 《透视玻璃圈秘密》台北: 远东书报社。
- 纪大伟, 1997, 《酷儿启示录——台湾当代QUEER论述读本》台北: 远流。
- 徐业勤, 1990, <从乌托邦走向差异地点>, 《雅砌》12(11): 69-75。
- 夏铸九, 1996, 超级电视台——调查报告, 台北, 个人访问, 2月。
- , 1997, <同志团体要抢回社区主动权>《热爱杂志》, 十月号(9)。
- 张小虹, 1996a, 《欲望新地图》台北: 联合文学。
- , 1996b, <同志情人.非常欲望: 台湾同志运动的流行文化出击>《中外文学》25(1): 6-25。
- 郭文雄 蔡勇美, 1984, 《都市社会学》台北: 巨流。
- 陈志梧, 1992a, <失去记忆的城市>, 《中时晚报》, 11月2日。
- , 1992b, <新公园多少旧事>, 《中国时报》, 5月23日二十七版。
- 甯应斌, 1996, <独特性癖: 性差异、弗洛伊德、与社会建构>《四性研讨会论文集暨大会手册(1996)》148-164。

- 新公园口述历史小组, 1997a, <赵妈最后的口述历史>, 《G & L 热爱杂志》四月号(6): 115-119。
- , 1997b, <我们都是这样出道的喔!>, 《G & L 热爱杂志》六月号(7): 32-39。
- 联合报, 1975a, <独身男子身中六刀 倒毙新公园内>, 2月28日三版。
- , 1975b, <新公园白吉德命案 涉及廖姓青年>, 3月3日三版。
- , 1975c, <新公园命案侦破 凶嫌廖仙忠被捕>, 3月6日三版。
- , 1975d, <变态性行为作祟 导致报复的行动>, 3月6日四版。
- , 1997e, <庆祝同性恋月 台湾同志嘉年华>, 6月30日十九版生活。
- , 1997f, <同志争取夜行权 希望临检有分寸>, 8月11日七版社会。
- 联合晚报, 1997, <同志今夜 集体散步>, 8月9日三版话题新闻。
- 热爱杂志, 1997, <解严十年, 台北市开始戒严>, 十月号(9): 28-37。
- 蔡厚男, 1987, <评「公园设计的政治学: 美国都市公园史」>, 《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3(1): 209-215。
- , 1991, <台湾都市公园的建制历程, 1895-1987>, 土木工程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国立台湾大学。
- 郑美里, 1997, 《女儿圈——台湾女同志的性别、家庭与圈内生活》台北: 女书。
- Barthes, R. (1977) *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恋人絮语》汪耀进、吴佩荣译, 台北: 桂冠, 1994。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 Calhoun, C. (1995) *Leaving Home*. 《同女出走》张娟芬译, 台北: 女书, 1997。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ress.
- Corraze, J. (1982) *L'homosexualité* 《同性恋》陈浩译, 台北: 远流, 1997。
- Correll, S. (1995)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3): 270-298。
- Fischer, C, et.al. (1977) *Networks and Plac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etting*. N.Y.: Free Press.
- Foucault, M. (1978, 1985)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s 1&2*. 《性史》谢石、沈力译, 台北: 结构群, 1990。
- Hall, E.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Doubleday.
- Halperin, D. (1990a)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 (1993b) Is There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belove, Henry, Michele Aina Barale and David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Hite, S. (1981) *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海蒂报告: 感官男人》谭智华译, 台北: 张老师, 1995。

- , (1981) *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海蒂报告：男性气概》林瑞庭译，台北：张老师，1995。
- Humphreys, L. (1975)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Alkine de Gruyter.
- Ritchie, D. A. (1995) *Doing Oral History*.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台北：远流，1997。
- Shilts, R. (1982) *The Mayor of Castro Street :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vey Milk*. 《同性恋平权斗士：卡斯楚街市长哈维米尔克》陈秀娟译，台北：月旦，1994。